華海彙編 十

朝

3487
4031
v.10

廿十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華海彙編目錄

下編

本朝己巳黨禍
附洪李獄　黨人肆惡　打愚究獄
己巳紀事
附吳挺緯獄　劒契黨
甲戌更化
附　坤位復正
辛巳獄事
附丙戌獄案　背賢亂禮

東262454

叅昭餘議
丙申記實
爰辭斥賢
丁酉奏事

華海彙編卷之十

韓山李源順時和 輯

己巳黨禍

肅廟初禧嬪張氏專寵逆宗東平君杭附之深被
上眷私有可憂之漸弘文著作宋相琦因地震劄請
嚴宮禁又言益加儆於親褻便嬖之間盖有為而言
冀悟 上意也趙師錫為杭至親有奥援當置相
上四却其對以師錫為相童謠曰加卜加卜趙師錫
出矣盖俚語也李秀彦疏論忤旨時越格特除杭提
舉相琦并劄論之 上怒以他事持罷為檢閱金萬

重筵白師錫疑謗 上震怒下吏迫問促命承旨敢
史筆書傳旨相琦抗聲曰史筆不可與 上爲之動
容師錫旣相其徒和應且庚申凶黨久不得逞陰結
張氏兄希載以圖復入是時杭寵日盛國言逾不可
遏吏判朴世采請無偏厚以防疑 上謂諸宗猜忌
流謗命根究罪之又 嚴敎有曰招一怯物於朝廷世
采遂出城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齊請勉留世采因
及 顯廟過待楨枏事 上曰卿之來對爲此上變
命栫棘兩相遞世采職相琦四劄力爭領相金壽興
力救兩相又言諫院之批人面獸心及吏判之荅一

惟物之敎 上卽許改時 上無嗣乃於戊辰張氏
誕 王子奸黨流言在廷諸臣將不利於 王子 上命
名時原任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壽興率諸臣入侍
上曰國本未定國勢單弱卽今莫大之計不在他矣
敢有覬望異意者退去可也羣臣莫曉 上敎再及壽興
對曰自 王子生臣民懽忭前頭若無正宮螽斯之慶
國本歸於何地乎且 王子生才數月遽定名號非所
以惜福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定號爲元子居
數日有柳緯漢者疏斥壽興以前日獻賀謂之塞責
退而默默其心不悅服請速定號爲東宮其言絕悖

於是諸承旨陳用意之凶悖 上命島配壽興陳疏
待罪 答曰么麽孤鼠之輩敢生嫁禍之計已施投
畀之典兩司又請嚴鞫正法 上久不從奉朝賀宋
時烈憂讒說得行善類得罪遂上疏指斥羣小情狀
暴白諸臣心事冀以開悟 上意至引宋哲宗十歲
尚在藩王位之事 上震怒教曰宋時烈以士林領
袖乃敢以早定國本顯有不滿之意引喩極其放肆
則柳緯漢疏中不悅服云者不是異說也乃深夜引
見承旨李玄紀尹彬玉堂南致薰李益壽下詢時烈
疏語玄紀曰宋時烈疏倉卒看過未詳其意 上曰

大明皇帝為宗社大計皇子生才四月而定封可
以取擬於今日而至於宋哲宗十歲藩王之語隱然
歸於太早也玄紀曰太早之意則臣未知何謂也明
史則臣所未詳 上曰玉堂何無一言致薰曰未見
其疏不知語意之如何名號已定有何異意彬益壽
對同 上責以玉堂無一言益壽曰臣有嫌碍不得
可否 上曰何對曰己丑臣之祖故副學臣之恒因
宋時烈疏斥被謫玄紀曰自 上於疏批中別為措
辭曉諭則似無紛紜矣致薰曰此何等莫重之事而
因宋時烈一疏致有紛紜乎 上曰宋時烈與尹拯

因一私事至今分裂日甚以此觀之亦可推知矣致
薰曰宋時烈已老昏矣玄紀曰臣於宋尹聲聞不及
而第觀疏中失身忘義云則非矣尹宣擧於江都事
元無可死之義以其妻死之故閉門讀書不預世事
此豈失身忘義之人乎致薰曰此不過細微私事何
關國家而敢以猥瀆章奏乎 上曰四五年來因此
事遂成大風浪今者宋時烈門徒豈無藉此而起紛
紜乎玄紀曰雖未知其必然而 聖慮所及可見矣
尹拯事則擧世稱寃君父師雖曰一體旣於文字間
詬辱其父則其子豈晏然於心乎拯未嘗一出未知

為人之如何而自有一世公是非矣益壽曰臣曾因
羅良佐疏被罪有不敢言彬曰臣與尹拯為一家之
親且受學於尹宣擧不敢言是非矣致薰曰尹拯削
逸之後無伸白之擧而宋時烈每以此事屢煩疏章
而拯則使其門徒緘口不欲相較云矣　上曰微事
尚然大事可知宋時烈為山林領袖其言如此風浪之
起可推而知若言分義則極為寒心彬等曰若非病
風喪性則敢有異議於其間乎　上曰李益壽終無
明白陳達罷職　上曰柳緯漢疏果為不當而金壽
興登對以自古人君等為言所謂等者謂人君輩也

告君之辭豈若是悖慢乎玄紀曰臣於其日同為入
侍而未能記知 上曰予詳聞致憾矣 上曰此而
置之無將之徒將接跡而起特以儒臣之故姑從輕
典宋時烈削職門黜時黨人畏清議稍為前却態
上惡其反復而斥之鐫積之黨乘時而入閔黯閔宗
道李義徵之徒結希載抗為之主朝著大變士禍朝
夕且起於是大諫李沆正言睦林一啓門黜罪人宋
時烈托跡山林夤緣顯要廣樹黨與主倡邪論異己
者非殺戮則竄錮氣焰所薰罔不摧敗陰祕之跡靡
所不及夷考平生書難盡罪元子定號肆然投疏惑

亂人心設計陰戾王法難貸請極邊圍置　答曰遠
竄合啓金壽興師事時烈共濟其惡甲寅稽禮之日
職在首席力拒　先王之明命必主罪魁之論庚申
以後肆其狠怒凡所以戕賢病國黷貨納賂無所不
至家有悍妻助以爲虐爲子娶婦窮極侈靡資裝至
千金列錄播於閭巷　元子誕生之初佯示獻賀之意
而請宥萬重及定號顯有持難之意請削黜金壽恒
十年柄國擅弄威福戕害善類銷爍國勢益勳師命
結爲心腹仁夏時達使爲手足戚聯宮掖伺　上動
靜急書屢上鞫獄連年李端夏之狂易一世共知而

承順時烈遷置具瞻之位至親五人一時按道私囑鄙夫次第分閫權行內外勢逼人主第宅之彌滿一洞輦輸之充溢私藏特其細過定號之時揣摩移易始稱違悖陰嗾其兄請改舉措請罷職 答曰依啓

臺諫李允修李濟民啓宋時烈以昏朝孽臣之子罪惡難以毛舉己亥長庶之論用意絶悖得保首領已是失刑及至今日動搖國本其心所在的然可知請施栫棘之典以洩神人之憤命濟州栫棘 上曰朝議三分五裂者蓋仍尹拯之私書出於實錄廳也爲宋時烈所言皆苟且不若尹拯所言之白直也乙丑

年有李震顔者進攻拯之疏莫非傾陷故施以停擧
其時領敦寧金壽恒入侍伸救震顔反其是非至今
爲大風浪朝著無一日寧靖大臣之責惟在鎭靜而
乃反推波助瀾壽恒罷職俞夏益請伸鑴究柳命天
白時烈以鑴 宗統當歸 孝廟之說怨憾次骨必
欲搆殺乃已今尹拯宋時烈之相攻擊盖以拯則以
鑴爲寃死故時烈之怨拯益甚 荅曰後當議處臺
諫睦昌明金邦杰李元齡裵正徽鄭善鳴李萬元趙
湜極言宋時烈之罪至云異己者雖名賢排擊附麗
者雖若狗彘獎扶吹噓者無非泰翔之類也引用者

無非益勲師命之徒也偏泯賊孽出入其門皆通仕
籍假稱道學自擬朱子此與王莽之每擬周公似道
之窃慕謝安無異也縱益勲之輩開告密之門屠戮
搢紳殆無虛歲趙持謙韓泰東等欲治誣告之罪首
發益勲之論則反以護逆亦逆之語搆成二人之罪
目臣等歷觀古史未有惡如時烈將心如時烈而不
伏王誅者也請正邦刑　上曰非但宋時烈之事宮
闈之間亦有變怪待畢啓後當言之昌明曰時烈
孝廟之罪人也決難容貸　上曰諸臣各陳所懷應
教李湜曰若於己未年　允從臺啓則世道不至陷溺

矣善鳴曰時烈罪狀撮其大者言之決不容於覆載之間萬元趙澋沈撥等齊聲請殺兩司請壽恒絕島安置配珍島壽興閔鼎重亦遠竄黜等又倡率卿宰十數人合疏請極律遣金吾郎李行道賜壽恒死行道江西人也壽恒臨命作詩贈曰昨夜瑤臺拜至尊覺來哀淚枕成痕君今奉旨宣恩藥恍若年前御酒分行道次曰廿載黃扉相業尊清名雅操玉無痕忠貞負恨天何意斯世汚隆自此分壽恒又吟曰三朝忝竊竟何裨一死從來分所宜惟有愛君心似血九原應見鬼神知顔色不變從容仰藥而殞　上曰宋

時烈依啓拿鞫遣都事權處經拿來處經以大運之
族驅廹無所不至判義禁閔黯啓曰宋時烈窮凶極
惡之罪彰著無餘非待鞫問可知且 祖宗朝仁厚
立國未嘗有鞫大臣之事時烈罪狀雖貫盈曾忝大
臣之列問于大臣處分宜矣領相權大運曰臣未曉
時烈凶逆而年過八十不必鞫問自 上斟酌處分
似宜矣睦來善曰臣意與領相同金德遠對亦然柳
命天曰近來稱以儒疏伸救罪魁事極痛駭人心若
是詿誤莫可收拾此盖出於專爲後日地故也今聞
時烈上來之道迎候之人彌滿不絕氣像可畏將來

儒疏之上安知其必無也昌明曰小臣前請鞫問而

今聞物議皆以爲罪惡已著不必鞫問直爲處斷似

合云矣　上曰大臣之意如此且其罪惡不待鞫問

而彰著無餘斟酌賜死昌明曰拿来都事時未越海

别遣他都事乎　上曰更遣他都事持藥物下去随

其所遇處賜死可也時烈行到井邑有後　命托後事

於門人權尚夏曰禮以家禮爲主參以備要服用深

衣次用朱子閒居野服次用　皇朝遺制襴衫攬直

領衣加身進藥就枕而逝前一日夜白氣經天是夜

奎星隕地赤光亘屋上遺令棺用附板訃至中外士

子與門人會哭外南山下執義李箕疇以門人初上
救疏終主其喪乃言於同會諸人曰吾先生盛德今
日尤可見矣進士宋徵殷甲子為尹拯手製道丈之
人亦來會哭而去儒生李竩上疏訟寃并箕疇竄邉
奉事李萬亨幼學朴世輝等奉疏痛哭於敦化門外
并拿問刑二次流三千里刑判尹以濟多所顧恤諸
生稱之　上曰蔭官之不仕者吏曹切勿捧入守令
之棄官者道伯催促還任時烈之竄也時議必欲置
之極地有赴燕使臣以其命詢于穀顛子對曰此人
生前縱有是非死後名流萬世使臣聞之不悅又問

其壽幾何曰今年不佳然若過明年七月則人雖欲
殺之不可得使還之後時議汲汲必欲趁秋前加罪
者盖以此云先是戊辰宋奭錫往尼山時尹拯諸宗
適會飮有頃拯曰金益勳之命止斯而已矣又曰宋
時烈安知得免乎一尹以肱止拯而微語曰不知座
有生客乎拯顧旋曰南徒太盛尤丈似不免士禍奭
錫歸告時烈曰勿復為未信之妄言後金萬埈来告
時烈曰尹拯欲盡殺小生家及先生家矣時烈責止
之時有朴泰晦曰李元禎子聃命當己巳初以司諫
上来言曰金壽恒則吾輩之讎人不可不殺至於宋

時烈則錫胄起庚申獄時方在巨濟安得與壽恒錫胄等通謀乎且渠輩以宋時烈稱為儒宗今若加律則必謂之士禍此亦苦間處也不如置之其中一南人曰安知不與通乎聃命曰何以探知其人曰若使權惰問諸尹拯必不諱矣乃使惰問之拯曰雖不詳識而但其時與錫胄有兩度書矣南人遂以二度書必是其謀乃作己巳之禍云然泰晦本非信人故人多疑之然二度書非泰晦所知則似為可信也時烈嘗謫巨濟時有外病使尹以健問鄭維岳(時未叛)維岳曰此重症不可獨斷往議錫胄錫胄乃製藥三十貼

裁書送黃玧家使傳以健送巨濟時烈服之見效乃
書謝狀送以健傳于錫胄錫胄得謝書大喜云時錫
胄欲辨庚申事而恐士林不快遂裁書以蠟燭三十
雙奉送巨濟曰聞大監於謫中每夜着書而恐魚油
致眼病故敢以蠟燭代油時烈又答送此所謂兩度
書也初朴世采雖為拯之所誘惑而實疑老輩之附
於戚里故不欲與之和合而身意決退及甲子以後
見附己之少類漸與希載等相連遂大悟以為吾之
與尤菴不得者本為子仁之所誤也因大不快拯焉
且拯自以為甲子以後則尤菴實孤立人無有附之

者及己巳時烈行遣之時聞京外士子皆為救疏且
其隨行者無慮數百而其時與拯相好者亦皆奔走
先後拯乃大疑曰是何人心之傾向如此及時烈殁
聞世采為之服拯怒以為人心之傾向皆和叔之所
引也以書責世采曰既非師又非友何為服之世采
荅曰栗谷於退溪服之三月吾亦倣此為之拯又疑
世采之比時烈於李滉以書問曰兄非栗谷宋非退
溪何為必服世采益不悅且見拯為南徒所戴而斥
時烈遂以拯為無狀底人且其時諸南欲寵世采使
鄭維岳問於拯拯荅曰朝廷事吾豈與論乎世采聞

之大怒又痛其心術於是復歸於宋

附洪李獄事

初卜相時五次加卜相臣等請對曰更無可擬之人未知　聖意所在　上曰曾知趙師錫盡心國事遂退而擬入玉堂閔鎭周疏論加卜之失書講時金萬重白曰趙師錫之加卜以為與貴人張氏母家親密故疑其請托而致相矣　上大怒曰予君臨一國至有惑於一女受賂拜相之説有何面目乎傳曰言根令日內使之自首領相南九萬以去就爭之　命還收自首傳旨萬重拿問三招皆不對言根宣川定配臺臣

俞櫶李楨翊請還收不允至已已傳曰幼學洪致祥
嘗繩以重律而高年貴主在堂渠雖負我我不負渠
特為永削儒籍放送門外政院玉堂啓洪致祥須明
知其事然後可明正其罪矣 上曰致祥為人本來
詭譎上年二月間自公主所來納 東朝問安札東
朝意謂例簡而拆覽則乃致祥筆跡而以真書列書
洪氏一張而已其内面列書房氏咸氏薛氏而無他
隻字 東朝覽之駭然待予進示之雖未知造意之
如何而所為誠極悖慢至於搆亂國家語逼 主上
乃指做出趙師錫請囑拜相之語也司諫李著晩請

拿鞫依允致祥刑問施威招以全然不知更招以其
時單子封納時奴子誤以休紙封納以致如此爲遲
晚又以列書姓氏必造意設計緣由嚴問致祥終不
服但供以加卜由於宮掖之說傳於李徵明云更招
施威之後乃敢諉於難詰之地設令貴主有所云云
者身爲 王室至親乃以誣上不道之言公然傳說
而粧撰推諉刑推得情啓判付内李徵明以致祥查
頓聞致祥凶悖之言少無驚動禁抑之意乃反傳於
他人古羣山定配致祥子綦獻擊錚原情丁卯五月
明安公主喪時淑明淑徽兩公主往喪家歷入渠祖

祖母淑安公主避接所淑安淑徽兩公主爲見大斂
先已乘轎而淑明公主追後將發見其父致祥在傍
謂曰趙相之拜相由於宮掖之說傳播閭巷汝亦聞
之乎人心極不測云其父未及對兩公主催促同行
故淑明即爲起去其父所聞蓋出於此而姑侄之間
不忍質言　上曰致祥做出情節昭著之後乃敢推
諉此拏戮勿施沈廷輔拏戮勿施致祥特爲減死極
邊圍置先是持平尹世喜疏曰兵判李師命性本險
佞用意巧密以先正名相之孫有家勢清貧之稱而
自在童甫敢懷貪天之計忝竊科擧歷敭清要平步

青雲坦途前開而利欲煎熬求錄追勳及授南臬稱
以賑資漁奪一道之財以售經私之計甚至鍮菜盤
沐浴桶造來之說遠近嘩然守宰效慕殖貨厲氓民
受毒害欲得將兵之官試探金錫翼錫翼知其不可
有所云云故與錫翼不協而相臣必擬此人　殿下
亦授此人將兵之任自非經營可得而既欲求得卒
專兵柄廷臣之聲望名位之出己上者百計中傷且
致款於宦官之知名者驅驧射利之徒日夜同處其
所謀利計無遺策宿衛入直必落點替代所以嚴宮
衛重信地也而禁衛哨官交遆之際不爲付標受點

而直送令箭其漸不可長也又以春秋閱武之意陳
請以啓　君上黷武之心要君固寵苞苴絡繹貨財
堆積名園甲第重価買取居處服御窮極侈靡私家
之富世無相埒其忝辱名祖毀敗身名也何如哉陰
秘之跡竊妄之行上自公卿下至輿儓聚首談議萬
口一辭而畏勢焰之薰灸未見一人爲　殿下發口
而論　殿下視師命何如人也使孽使令雖或有餘
聽言觀貌終非吉士於是兩司發啓師命極邊遠竄
荆州又論師命邊山洞鑿斲木起壑豊沛来龍火巢
作田及誣上不道陷人惡逆乃圍置南海萬重拿鞫

問加卜事刑三次不服持平趙湜請師命嚴鞫依允
師命刑二次第七度承服結案誣　東朝誣　上躬
事段趙家誣謅出於致祥而傳於金萬重萬吉宦侍
交通事段金錫胄謂申曇則麁率不可使故因朴斌
南斗北交通金炫湖營投書段若以傳示他人爲罪
則固所不辞洪致祥言東平受恩異常極爲可慮矣
身曰君以禁臠子弟何不容賛俾無此患致祥曰若
交結後宮家使東平不得相親則一助也丁卯年間
使鄭文望来請得朴廷英交結張希載欲圖得譏察
東平之　容音處斬籍産三司入侍時睦昌明啓宋時

烈 孝廟之罪人也洪致祥 東朝之罪人也決難
容貸李萬元曰致祥誣 上不道叵測之事傳播遠邇
李湜沈攍等一辭請置法 上曰依啓遣都事拿來
設鞫致祥刑二次施威承服結案屢次加卜人情疑
惑妄有所疑而傳說丁卯冬與師命酬酢得聞東平
驕溢之說其後具鎰尹堦等東平家出入之說趙相
相見之言聞於鄭文望買鴆之說亦聞於文望而知
出於師命極為驚駭果為交結希載圖得 密旨爲師
命譏察之地處絞 特教減等萬重刑問承服絶島圍
置萬吉廷英文望遠配趙亨期徒年金炫處斬

附黨人肆惡

己巳黨人既柄用首復李元禎李德周官左相睦来善請復吳始壽官　上曰其時不但有尹趾完避辭趙持謙亦有所傳特為復官洪宇遠李袤亦復官上曰楨撤圍籬楧爀放歸田里許穆致祭尹善道父子爵謚還給俞夏益柳命天等訟尹鐫寃復官賜祭持平李萬元疏請宋時烈尹拯事分別是非伸雪柳爀然襃賞趙持謙韓泰東来善啓曰趙持謙韓泰東挺身頹波獨持正論一番人之得保今日獨賴此耳合有襃奬之道金德遠亦言之　上曰持謙正卿泰

東亞卿追贈食物祭需從優題給俞夏益亦言尹拯
則以鐫爲宽死故時烈怒之彼中公議亦有稱寃者
矣柳爀然李壽慶復官於是殺宋時烈金壽恒而李
師命金益勳等次第死元禎子晒命疏言復設體府
爲臣父罪案而丁巳臣父疏陳體府之宜罷其後中
州多事騷屑大行九月節製臣父與金錫胄詣泮宮
錫胄亦言體府不可不復故臣父以此陳達庚申四
月此事出於元老萬鐵之招而委官金壽恒皆置之
不問但止遠配及萬松之招而臣父被逮錫胄作小
札手鞫廳承旨爲臣父極致驚歎曰刑推啓辭若依

允則鞫廳宜請還収而亦欲請對方着朝服待之啓
事下後隨即通報承旨以其札傳示諸人故臣得聞
知臣父發配錫胄抵書唁之彼輩皆曰柳世哲黃壎
丙午疏都愼徵郭世楗甲寅疏皆此人主之渠安得
生出獄門又為飛語曰臣父出獄曰不殺錫胄致有
此變又曰神武事復起惟恐錫胄復救臣父果然八
月再鞫壽恒遷變前見操切益深錫胄落井下石三
司又啓曰前後誣獄主張陰謀指揮諸賊者金錫胄是
已新搆甲第燭天輝日起自大寺洞連跨典醫洞重
門複戶儼一宮闕精削栗木補其堦除廣取黃柒塗

其抹樓牛川亭豎勒買良民之田東湖樓閣掠人世傳之基江華順天等處奪取累百頃沛田官家給種守令監護寢處之所別設數四夜半潛從人莫知處出入關門武士跟隨締結宦侍詗察動靜中外之人欲食其肉寢其皮者十年于玆請奪官依啓金德遠請誣告人等并削勳而追錄一并削去申溭李玄逸權愭逵投匱力護庚申逆權大運睦來善閔黯閔宗道李宇鼎吳始復尹以濟權愈睦昌明李著晚李玄紀李壽徵沈季良入對反逆案而德遠尤爲積竪地誣金萬基曰許積受付託之命擔當國事金錫胄亦

受重任與積親密金萬基心懷次骨之怨常欲翻局
必先離間積錫冑然後可以逞志而無隙可乘萬基
以國舅頻往錫冑家有煩耳目萬基子鎮龜及李師
命時為儒生往來人或不疑故使之晝夜在錫冑之
側飛語造言萬端危動又於一日夜故令武士潛形
杖劍往來錫冑家園而師命輩指為積所遣刺客錫
冑大疑惕移寓近闕閭家自此萬基使之身詗察錫
冑使斌斗北光漢譏察此輩皆不逞之徒希功望賞
搆虛揑無萬基離間恐動之計靡不用極做出錫冑
伏甲禁中之說傳播堅耳故朝家為邊備設體府而

以堅輩招辭見之不過慮患防備之計也此何干涉於逆謀哉大運等遂交口力言乃罷保社勳黯製須教文醜詆萬基以奸壬之徒又曰當 先王問禮之日一意欺天逮時烈被罪之辰百計爲地時勳臣在世者如師命益勳等皆屠戮籍産錫胄妻鎭海師命妻光陽定配師命三子定配時刑判尹以濟曰五歲定配已甚三歲兒各配尤不可睦來善許令并配萬基子鎭龜鎭圭鎭瑞亦竄海島○趙嗣基疏後持平裴正徽啓嗣基因其自明辭意益悖語逼 先后若是無嚴至於宮闈間事非外臣敢知何敢以無忤反

目始雖相嫌豈不感化等語反復論說極為恠悖請
竄不允湖南生員金裕慶等疏論嗣基疏數百言無
非詆毀　明聖王后之語其曰　太妃與　上夜御
宣政殿上東向恰似乙巳隱然比論於忠順之變及
復臚列無非切逼於　慈聖者又曰　聖明體羣臣而
仰明其不然冀以覺悟　慈聖之心無有疑阻然後
可以立朝事君不然奉身以退可也言之悖慢胡至
於此此皆怨毒之積於中而言辭之發於外以致怨
懟於　聖母者也其疏曰　慈聖親自臨喻亟施流
放之典寧有一毫近似於　宗社萬不獲已之計乎又

曰誣告之計雖不售於　殿下而已自眩惑宮闈者
實狼藉矣此則欲以不韙之目仰加於　慈聖以快
宿忿而釋私憾嗣基亦人耳何敢肆為惡言搆成悖
説以辱誣　聖母於　殿下之前哉乃者臺章辭意
寂寥過為容覆黽勉護惜為嗣基地則可謂至矣其
於天經地義何如也以嗣基之罪上告　宗廟下示
中外亟施誅絶以正王法　荅曰趙嗣基之疏極其悖
妄無倫已施譴罰矣府啓請嗣基遠竄　荅勿煩○院
啓李彥綱壬戌掌試之日適有投書之變在座諸人
皆欲燒火而獨稱可疑終至上　徹遂令煥重覓之誣

告繼此而起表裡相應之跡昭不可掩請遠竄依啓
合啓及苐閔鼎重陰沴之氣蛇蝎之毒文事時烈寃
受方畧鷹犬碁置於朝廷黨援星羅於八路至於己
亥亂統神人共憤而尹善道之精忠杜被投畀之典
許穆德望文學亦在禁錮之科者皆此人所主張也
庚申復入之後與冑同謀奸恒同惡羅織百端卒成
大獄終使一品名宰三朝宿將駢首就戮人間之至
寃莫白泉下之飲恨無窮辛酉相臣之死也始既行
賂陰嗾末乃投疏搆殺前後誣獄皆出其手雖以微
事言之三洞祭天之舊壇大起亭榭結搆宏麗噫此

有無厭之心何不遂亟武庫請極邊圍置竄碧潼

附打愚究獄

前是羣少之不悦於宋時烈者非一朝一夕敢怒而不敢言及尹拯事出而擧皆靡然應之因與積饍餘黨打成一片氣勢日盛叅判李翔貽書于拯而痛辨之又於論事疏中徵及其事由是黨人無不怒曰切齒人謂大禍立至及拜大司憲天安有柳斗星弑父烝母之變人情同憤而聽獄者緩治翔以事關風教於辭疏略及刑政解紐之失曰天安綱常罪人柳斗星之事最是近代所未有之變也所謂謡行難言者

以其隱密未易究也此則狃而爲常同里之人亦慣
耳目曾莫之駭連生二子終無發告遠近齊憤始爲
因治罪人之婢幾盡承服一族切隣亦皆直招事情
明白元非疑獄不下一杖遷延時月使亾穢之喘容
息覆載之間乞令有司從速按行西原罪人順立忿
其妹夫之與其父相關欲毆妹夫而誤侵其父以至
於死雖非弑父之意難免弑父之名按覆之時皆以
弑父承服而捉致京獄變其招辭此不過死中求生
之計主人乃使其徒之爲道伯者密誘諸囚恣意粧
撰以烝母之獄歸之於翔之證成翔陳疏俟罪修撰

朴泰萬疏誣翔用意誣人翔遂被罪正言朴泰溥又從而下石至己巳春羣奸當國搆誣益急於是湖西伯狀啓言俞相一妻斗任變着色服呈狀烝母之事一皆誘之李參判之指嗾招致再齡使之傳及誘狀之事資送奴馬勸令營門呼訴之舉則再齡斗任重禮等招如出一口而李奴高金呈狀則斗任之前後所供無非白地做出搆誣其工典烝母之罪渠既自服而事係綱常請該曹稟處三省推鞫啓曰觀此斗任供辭則繼母烝獄雖心知其曖昧而崔再齡以李翔指揮書給所志使呈于巡營曰如此爾曷爾夫可

以得生云故矣身以迷劣女子只聽再黔所言則雖
有擧論獄事而實不知以矣身證成之計至脫裹變
吉事則爲柳世輝李翔指揮借送世輝妻之色衣蒙
頭入去云當問各人捉来推覈後拿處依允翔遂就
囚禁府啓議大臣領相議李翔陰謀秘計敎誘恐動
搆成淫獄之狀既畢露於各人之招加以抵書請囑
陳疏誣罔使玄女縊死得暉自刎斗任陷於誣毋論
其罪犯合用反坐之律不可以年踰七十有所容貸
左相同議右相議母子淫烝人倫大變李翔之終始
擔當必欲搆成其情節有不可測玄女自縊得暉自

例雖由於翔皆在未決之前旣不合於証告已決者
反坐之律而自前元無比律論死之法今此李翔旣
無的當可合之律刑推與否姑待斗任死生查決後
處之似當依右相議施行翔竟沒獄中又鉤致翔二
庶子一門生一奴皆死再鞫處斬後校理閔鎭厚白
其冤復官宰臣朴泰尚又構陷還收成命丁酉 上幸
溫宮進士鄭泰章等訟冤令廟堂禀處左相金昌集
曰李翔之疏論溪獄豈有他意而反為仇嫉者所文之
致以為翔生心於柳斗星之財產終致瘐死獄中暴
尸都市二子一奴及門生一人死於桁楊之下甲戌

改紀後筵臣為翔伸辨柳尚運曰斗星於翔為異姓
六寸兄弟之子而又多同生斗星雖死其産豈歸於
翔乎斗星之妹以誣毋事因朴泰淳啓辭推問而斗
星之妹以翔教誘納供鄉人莫不極口稱寃云蓋尚
運謫居天安詳知物情故其言如此財産之說既歸
虛妄則教誘一欵自在其中今當　臨湢有理獄之
擧道内寃欝莫先於此終未伸雪則何以慰一道人
心乎特　命復官致祭

己巳紀事

先是校理李徵明疏曰近世地震臣未知何兆謹按

前史或由外戚或由女謁今之戚畹皆是士類而先
事之戒防於未然願 殿下勉戒 坤聖飭勵戚里
至於淑儀之選入宮半年已多踰濫之漸近聞外間傳說
宮人之近幸亦多而其中一人即譯官張炫近族女
宗社之憂未必不係於此蓋致傷之道既廣則慎疾
之意漸弛聽言之階不正則來讒之路易開況炫之
父子曾所付麗於楨柟者其處心行事見疑於人久
矣 殿下若近其族人使處左右則前頭之慮有不
可言 上令政院招問言根罷職及封張淑儀正言
韓聖祐疏論啓曰今茲封爵實有前例頃者徵明批

中謬戾一款備悉予意於筵中而其於其色其寵之說可謂臆逆必是宮人中陰凶之徒締結士夫搆虛陷主之致本職許遞 傳曰宮人之締結宮家興言造謗直為梟示定為令甲淑儀奴婢一百口劃給張嬪譯官張炫親族也其母乘轎持平李益壽打碎之推治其奴而上疏曰臣於再昨詣臺聞昭儀母乘八人轎往来闕中而屋轎方在建陽門内遣府吏捉其奴并取其屋轎来窃念昭儀之母即一賤人何敢乘屋轎出入於宮闈若是無嚴哉自今齊整等限上下截然則為補世教豈淺鮮哉 上以不為論啓而擅刑

令內司推治禁吏所由杖斃校理俞得一䟽論爲後宮之私親怒臺官之執法逮捕禁吏下之內獄崔官按法并加刑訊相繼殞斃衆口喧藉皆謂　殿下曲護後宮枉殺無辜後　上下教曰當初刑訊盖出一時過擧今聞二人皆至殞命到今追悔恤典擧行宋相琦劄請焚轎且言府夫人乘轎而又許後宮女乘等威無别昔袁盎却愼夫人坐其敢以賤女擬府夫人乎主時論者素嗛相琦使其客因他事劾罷時璧張得外援勢益張　坤極之傾在不日至已巳四月三司入侍請罪宋時烈洪致祥　上曰不但宋時烈

事宮闈之間無關雎之德有妬忌之風卿等試聞之
丙寅年間禧嬪初授淑媛時與貴人金氏爲黨恚妬
之狀固不可勝言而一日謂予曰夢見 先王先后
則曰 內殿與貴人福祿延長且有螽斯之慶當如
宣廟朝淑媛則非但無子且無福若久在掖庭則
必與庚申失志之徒交相締結做出罔測之事終至
不利國家云自古妬忌之婦人固或有之豈有假託
先王先后之言欲爲恐動計雖三尺童子必不爲信
未售妬忌之心爲此不可度思之說其奸巧回邪如
見肺腑古今豈有如此之人乎既稱無子則 元子何

爲而誕生其矯誣之情態於此益可驗矣李著晩曰
内間設有未安之事惟當徐徐鎭定何必宣露於外
上曰元子旣生益有不平之色謂初造女兒所着帽
子今用男帽實是意外云睦昌明等交相諫沮著晩
頗費辭陳奏　上曰此若婦人一時偏隘之事則予
豈發口致祥壽恒相與交通伺　上動靜飛語造謗無
所不至嘗言獨掌難鳴著晩又言之　上曰著晩罷
職昌明等請還收不從四月二十三日即　閔中殿
誕日也是日供上單子百官賀禮　上皆却之使人
埋供膳于苑中囚　内殿承傳色朱彬政院玉堂宥

廳請還収　上荅曰目今宮闈無幽閑貞静之徳反有吕霍恠悖之行朝晝言行非妬忌怨懟輙以怒色相加積以歲月望絶感化及其妬心未售計無奈何則乃敢自倣　先王先后之教公然倡説肆行胥臆予年將三十始有元子此誠　宗社臣民之福也苟有一分秉彛之天慶幸之心顧復之情宜無異於己出一聞生男之奇大加愠怒之色無倫不平之語不一而足此實得罪　宗社之人也其可一日毋臨於一國乎謹按舊典宜速擧行貴人金氏収其爵號廢黜南人初入悲失傳旨之下不爲力争百官庭請不

過半日而止禮曹啓擧行事 命下矣議大臣考出實
錄同春秋俞夏益檢閱閔震炯實錄相考入來 命依
成宗朝尹妃例廢爲庶人歸之私第告 廟頒敎
閔黯奪其父母封爵等事即速擧行乃於五月四日
製之 妃以素帕掩首乃與宮婢貴禮自本宮選入最忠謹者步出
曜金門見老卒倚眠于宮垣 命貴禮喚起曰汝亟往
安國洞驪陽府院君宅使人持素轎來時閔鎭厚兄
弟皆係獄家無丈夫家人莫知所由但送素轎時宋
炳遠居濟生洞爲 妃外四寸也閔家邀來撤家
藏淨掃一房以待旣而 妃下臨家人出寓族人家一

遂下鎖鑰禁人出入是時前判書吳斗寅前參判李
世華前應教朴泰輔佐郎權尙游正字趙大壽等八
十一人疏曰假托矯誣果是何事夢想所記言語之
失 元子誕生 內殿寧有不悅閭閻匹夫一妻一妾
亦必愼名分略苛細以防不靖之端不然釁生於相
軋嫌起於相逼浸潤稔熟不復究察則禍之所流可
勝言哉元子旣已進號上係於嫡則即爲 中宮所
子安有傾 中宮而後安 元子之理哉願收還 成
怒亟寢成命前執義李后定之疏曰所謂呂霍怙恃之
行抑何事也 中宮正位坤極殆將十年未聞失德

一朝擬於萬古所無之惡此羣下之莫知端倪也政
院不捧入儒生成揆憲等一千八百人疏曰 中宮
令譽夙著而按舊典擧行之命此何景像嗣基一疏
上誣 先君終誣 聖母眩亂 天聽而今日之事正
中嗣基之願吳斗寅等疏入 上震怒乘玉轎只率
武藝別監御仁政門牌招領相權大運左相睦來善
右相金德遠判義禁閔黯知義禁柳命天同義禁申
厚載大憲睦昌明大諫柳命賢承旨李沃問郎金澍
沈季良 上謂來善曰前有金弘郁今此疏甚於弘
郁矣德遠曰此疏語不擇發如使措語穩當有何不

可 上曰此疏直是凶逆而右相之言乖悖罷職大
運曰疏語無據昌明曰豈意聖世有此凶人耶於是
設親鞫廷燎熾熾夜已二鼓矣斗寅等九人待命金
虎門人皆失色獨泰輔舉止自若李世華解衿撫脛
曰吾三十年食祿此股已肥庭鞫雖剝何敢言痛俄
而皆枷杻而入并被刑訊斗寅動止安和辭理不小
撓泰輔尤激切以製疏寫疏自首至壓膝烙刑終不
遲晩義理甚正至曰臣豈可遲晩乎語侵 先后之
趙嗣基尚不治而偏治無罪之臣乎 殿下以臣為
西人而施臣慘刑乎時受刑不知幾次肉脫筋攣慘

不可覩令移内兵曹推鞫来善疾聲督刑未及一次膝骨俱碎明日皆令定配泰輔至露梁而殺斗寅到坡州殺泰輔年三十六斗寅年六十六也閔鼎重削職吳泰周削官閔鎮厚鎮遠拿鞫指嗾朴泰輔疏無顯著之狀分揀放送進士鄭度均等新及第李師尚等館學生金有錫等生員趙明錫等上疏并還給判府事鄭載嵩呂聖齊趙師錫上疏領府事李尚真上疏極邉栫棘　妃出宫時儒生數百拜哭路下吏郎李玄祚路傍痛哭泮儒捲堂冊寶等物政院燒火冊禧嬪為王妃以其父烔贈玉山府院君前母高贈瀛

州府夫人母尹為坡山府夫人五月十三日冊妃告
廟以右相鄭重徽為奏請使時將奏聞廢 妃之由
而難於為辭来善遷欲以不恭不順為辭人皆駭痛
御營將校蔡以章將上疏通文各廳會三清洞沈李
良啓拿鞫刑三次因金德遠啓斗寅泰輔并復官辛
未九月正言宋廷奎疏曰前世帝王惟光武之處郭
后者猶有可觀 殿下獨不以光武之心為心曾配
千乘之尊為一國之母而一朝與販婦沽女雜處於
委巷糟糠不厭而曾莫之恤誠一國臣民之著也庶
人歸邸之後親戚隣里不敢通問門庭閴寂草萊滿

庭桂玉之艱固不足言而水火偷竊亦可虞也臣謂
殿下感簪履之舊恢天地之量哀其困苦収置別宮
衣糧食物量宜繼給免被凍餒　荅曰不有禁令挺
身投疏誠可駭然進善丁時翰陳時弊力言黜　妃
事罷職富平人鄭文梓請復　妃位睦昌明令兵曹
逐出前監察延最績慷慨陳疏凡五條有曰　殿下
向日過擧言之痛心思之骨寒　母后幽廢屢年此
莫大之變又曰修六禮謹人倫之始明三綱正萬福
之源又曰不遍滕嬙肅正宮壼能順魚貫之序敬遵
齊鳩之規又曰趙嗣基之尚保首領復掛仕籍朴命

昌法造詞踵嗣基昨年封章一字一句率皆無倫喉
司謀遮隨呈隨退不出大槩一雙金凫泛彼苑地好
此不止必漸尋丈朴泰輔等忠直凜烈宜赦其罪喉
司却不納來善李良或對或啓以六禮魚貫等語羅
織為罪最績就鞫楚毒備至最績只供直道事君萬
死無惜五日而八加刑竟殁時年三十二也臨絶有
詩曰狐䰟願托首陽山又曰地下同遊從二臣檢尸
府門外忽一霎驟雨雷動人異之尸在路傍無人顧
見市井輩潛聚錢三百緡以助返柩之資擔夫自齎
粮運送郊外而不受雇價云○己巳之前冬至日有

狐入時 御所仁政殿後達夜鳴號七八日内官金翊
周捕納重賞又有大蛇来盤扵寢殿堦上 移御盖由
此又有犬入坐備局丞相座遺矢而去甲子閒有狼
夜入政府噉食家狗無虛夜久乃捕殺其後朝著屢
變 閔中殿初入宮時有地震之異故閔顥撰領敎
文曰追惟六禮之辰地道告警○朴泰輔受酷刑人
皆痛惜流涕到果川杖毒烙熱交發斷無生道使人
求買棺板扵江上有商出美木除価請獻扵朴家曰
此是契物也豈扵此喪受価為利乎人曰契中公物
汝雖如此他豈皆如汝乎板商即名契中人告之故

僉曰寧惜些少利忍受倆於此喪乎泰輔父叅議世
堂聞之泣曰商人有如此義如之何不受仍受而用
之

附吳挺緯獄

己巳四月間樌妻以諺簡納藥丸三箇于禁中曰此
藥極良於痘疫且益壽可服於 元子故進之 上怪
之即詣内殿使修答更求其藥丸則樌妻萬端發明
曰初入之簡與此簡相準則可知真偽 上以其藥
和飯飼猫猫即斃且此際樌有黠妾與女事外間喧傳
其言叵測至是挺緯到領相家道其喧傳叵測之說

領相大驚邀左右同坐問之挺緯言如一大運来善
德遠三相請對拿鞫究問究以全然不知為對且
言妾與女行到家內做出何言陷害嫡室不一而足
故黜妾遠庄送女夫家挺緯招曰叵測之說領相問
以閭巷有此說今亦聞否矣身曰最晚或聞常漢傳
說如台所聞也㮔之屛女黜妾聞以家間咀呪事云
其日問荅不過如此㮔婢雪禮英貴香亦推問不服
挺緯更推問目汝矣身曰此言有苗脉自㮔家稱以
夫人諺簡賫進成藥三九曰此益瘟之劑故封進云
自內與猫猫即斃於是大駭驗筆蹟大相似㮔書請

殺其女　上教以不可以筆蹟之疑成其罪姑置之
云矣又聞黜妾事答曰其女又欲害其嫡母咀呪事
發棰又奏以妖惡如此決不可貸自　上并以其前
罪而遠黜之其母亦不可仍在并黜爲宜爲教故黜
女于嶺南男家黜其母于海西如是酬酢後領相書
通于僚相翌日三相齊會領相招問挺緯則所答一
如前言云而原情如此從實直告挺緯招鄭萬重妻
棰妹曰近来叵測之說自吾娚家藥物入送大内之說傳播
閭閻而娚家宜無是事内間又無是言此必欲謀害
娚家者所爲云而咀呪黜妾事亦聞於重萬妻矣又

曰矣身更拿後鄭妻三度移書曰今番供辞必如前
招保全人生云納其諺書三度重萬招内諺書筆跡
似或彷彿而元無所聞於其妻云臺諫請拿鞫鄭妻
而 上以至親婦女處置終難鄭妻配龍仁重萬配
鐵山挺緯削職○己巳南人秉政老論廢黜金壽恒
兄弟皆竄殛其兄都正壽增在村庄挽李判書翊曰
卒落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葬如君
甘宜向泉臺作賀詞令人墮淚時有南人卿宰死在
殯者叅判李瑞雨挽曰可憐今日事不使此翁看可
想渠輩欣快景像

附劒契黨

時有倭書騷屑日甚避亂擔轎之出東南門者相連續無賴之徒相聚作契或曰殺掠契或曰閧動契或夜登南山吹角若聚兵狀或聚重興洞若習陣狀或追奪避亂人貨物間有殺害人命青坡近處又有殺主契睦來善之奴亦入之來善即捕殺之捕廳譏捕七八人得其契冊其約條一殺戮兩班一婦女刼奪一財貨掠取其徒皆佩菖蒲劒右捕將申汝哲多所寬縱左捕將李仁夏究治頗嚴賊黨掛榜於南大門及臺諫家曰吾輩若不能盡殺則終當剚刃於腹中廣

州有寡婦避亂行路上七賊挽下刼奸就捕則其一
寡婦之孽四寸而劒契黨也交河深岳村人大會有
一人曰亂離將作吾輩可得兩班爲妻有名開川者
大言曰吾聞兩班之隱甚好今可得矣其里兩班私
笞五十聞者恨不與廣賊同斬廣賊捉訊時請簡紛
紜寡婦日就官門呼泣賊誅而寡婦亦自縊死劒契
至　英宗朝猶作梗捕將張鵬翼治之其黨皆以劒
痕爲別故凡身有劒痕者皆殺之遂息

甲戌更化

甲戌三月右相閔黯以咸以完事請對判義禁柳命

賢訓將李義徵請對本府設鞫罪人李時檜韓重爀
崔格刑各一次不服姜萬泰刑三度承服四月初二
夜 傳曰頃日賓廳日次乃是 國忌而急急來會意
以為若非邊情必是惹起鬧端之舉矣右相閔黯果
以咸興完事陳達請令禁府推覈予故允可而窃訝其
閔黯之獨見以完酬酢過一日禁府堂上肆然請對
張大獄情前後援引者亦將次第羅織然則主家及
一邊之人得免於拷掠竄殛之科者鮮矣其愚弄君
父魚肉搢紳之狀極為痛惋參鞫大臣以下并削奪
門黜黯及禁府堂上并島配咸以完希功告密萬萬

痛惋嚴刑五次減死島配韓重爀李時檜姜萬泰崔
格等減死邊配其餘并放未拿者并置之承旨玉堂
并罷職西所衛將黃再命假承旨差下金夢臣尹德
駿李寅燁玉堂除授俞集一金時傑李寅炳柳尚載
兩司除授訓將李義徵代申汝哲御將黃徵代尹趾
完領相權大運代南九萬吏判李玄逸代柳尚運兵
判睦昌明代徐文重刑判閔就道代尹趾善工判申
翼相吏判朴泰尚除授黷大靜命賢黑山島義徵巨
濟鄭維岳珍島睦林一南海安置即日押送金壽興
趙師錫金壽恒并復官金鎮龜鎮圭鎮瑞金萬埰李

彥綱放送南龍翼復官金錫冑李師命復官給籍産
閔鎭重宋時烈復官賜祭時烈壽恒鼎重按律首發
人遠竄請對諸人削黜洪致祥金萬重延最績復官
康陵叅奉柳緯漢富寧過配趙嗣基拿鞫刑十次結
案正刑營救嗣基人金德遠洪州付處閔宗道追奪
李玄逸柳命天遠竄張希載竄明川是時左相朴世
采右相尹趾完初筵陳達咸以完所告諸囚不可不
問 中宮復位自 上一朝覺悟斷然行之光明正
大如日月之更若康萬泰所言此何等事渠敢圖之
圖之又於何所 上爲之改容於是鞫以完黜章道

義徵希載昌明吳始復等以完招黷出一小紙使渠
依此為之章道招以為一依以完所言書出崔山海
在傍參見云 傳曰黷之父子與希載親密之狀國人
之所共知一日希載謗札偶然現發其書曰往見閔
某則其言如此如此其所設計極為凶慘余尋常痛
惋必欲明正其罪有此發問渠何敢牢諱乎希載拿
鞫南九萬啓希載之罪既自 上所知則似更無得
情之事且是世子至親論以八議之法刑訊未安
上曰所陳如此勘罪可也又啓黷之罪與希載相連
時未吐實似當鞫問而身經大官且法文年八十不

加訊鞫以衆証定罪議貴議老似不必更加刑訊況
事之明白出於　聖明親見其札不待衆証而可定
上曰不無所見勿為訊問卽令時傑䟽言鞫獄之
設已経日一向紆緩不得要領臣所未解者三月憘
之所與通札者閔章道金元爕之所援引者李三達
金海成而尚不逮問以相參覈成虎彬屢擧金元爕
之名緊招張萬春事而一不盤問李義徵出給銀貨
李箐既已直招而終不逮問義徵凡此數款俱係緊
要餘文重或使勿書或威喝告者以杖拄口使不得
畢其說密囑郎官近上用刑欲罪人之速斃者皆文

重為也觀其意殆若有所庇護而惟欲徑斃在囚両
人以了其案者然豈不異哉謀陷 坤宮之人何等
凶逆而置之西間任其高卧此亦文重所主張而至
於遣人問候以通殷勤供辞文字指揮刪潤外言喧
藉命罷職希載濟州減死圍置府啓顯造言諸節畢
露於希載之招及以出銀交結之説出於顯口天奪
其魄不問自吐有以其時前 中宮不惜財貨金貴
人亦多智不惜財深得宮中之歡心等語納供於吏
招之時雖此言誘之於既死之其侄宗道而希載誘
書中舉其父子者似因此事 特命賜死以完章道刑

訊不服尹憘刑六次不服成虎彬杖斃李成堯李時
棹刑不服義徵賜死合啓睦來善職在大臣做出不
敬不恭之説指教奉 命之臣申厚載請逵於前席
上曰頃者李澈德疏有 仁敬王后在天之靈之語
來善肆然陳達曰 王后用在天二字可恠為臣子
使不用在天二字於 國母予嘗痛惋其無將之心
嚴鞫處斷來善自配拿來將置重辟因朴世采議減
死薪智島栫棘憲府争之曰不為國正法世采引咎
先是韓重爀負氣豪俠與金春澤陰圖換局潛聚銀
貨詭稱與羣士大夫通宮禁圖復 壼位黯等偵得

起大獄欲羅織魚肉之會　上黜顯等用舊臣或言
此輩皆顯等所欲殺何必為世元建德報仇宜不深
究乃盡釋諸囚南九萬以為金清城庚申之事雖有
功本非所宜為不痛防私逕國必亡上疏言　中宮
復位以　殿下光明快斷若謂羣不逞一分有力於
其間其為　聖德累如何哉請鞫其虛實快正王誅
為士大夫洗千古之羞辱尹趾完謂此輩以顯故而
不一鋤治其為　聖明之羞辱何如入而奏于　上
出而語九萬按治金春澤等使鄉生姜敏著投疏逐
九萬既而九萬還拜相又言　朝廷屢變黜斥廉常賤

人指高位如逆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若湘潭之臥龍禍亂之作雖根於黨論翻覆之機或疑以他逆臣於獄案得其情狀所聚之貨盡歸酒肉裘馬之費其非為復位行賂昭昭也重爀竟栲死幼學辛相東揚州進士朴洵疏請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復享文廟議大臣特 命復享 上曰庚申獄事逆節昭著已已為權奸所欺終至翻案予甚悔恨議大臣稟處禁府啓曰庚申逆獄昭在文案而羣奸欺蔽誅戮勲臣必至反案而後已當此更化之日明命爀然而領相南九萬以其壻趙泰相在勲籍為嫌 上曰此事不待

詢問而知特為復勲金鎮圭疏辨萬基被誣 上温
批慰諭
附 坤位復正
上自 中殿廢置之後中夜撫枕深自悔懊嘗幸後
苑問中貴人曰安國洞何在中貴人指點對之 上
悵望久之 教曰强臣凶孽敢為申救廢人者當以逆
律論斷盖欲斷自 宸衷也至是 教曰廢人不可全
無恩禮移置別宮守直致廩又 教曰今玆處分略倣
宋仁宗廢郭氏之事也處所定以於義宮導從儀節
令儒臣稟定弘文館啓曰漢武帝廢后陳氏退居長

門宮供奉如法　皇明宣宗廢后胡氏居清寧宮進
膳如常儀此皆從厚之意也　上曰長門清寧在禁
中耶弘文館啓曰相如賦曰期城南之離宮註曰在
城南似是別宮　皇明史宣德二年皇后胡氏上表
讓位　太后張氏憐其賢命入居清寧宮似是大內
上曰移處命下後使人致問則辭意悽惋令人感動
予今日之心亦古仁宣二君之心也更命入處西宮
景福堂供奉如法乃於四月十二日午時　聖后乘
屋轎前後財隊分承旨都摠府兵曹堂上郎廳本曹
堂上郎廳俱以黑團領陪從由忠勲府前路鐵物廛

石橋把子前路從曜金門入闕　上曰驪陽府院君
海豐府夫人恩城府夫人并復爵號　上又曰既復
府院君爵號又備輦轝儀仗豈偶然哉　教命冊寶措
備擇日舉行民無二主古今通義其收張氏王后璽
綬仍賜禧嬪舊號以為　世子定省之禮既知其寃則
宜有哀矜之道貴人金氏特為復爵告　廟文中以
誤疑良佐莫察忠良等語措辭是日承旨朴泰淳倡
議都承旨李世白不能難同叅覆逆啓曰　壼位陞
黜何等大事而不令朝廷齊議伏願勿以成　命為拘
召諸臣會議及南九萬造朝啓曰諸臣惟當以復位

為韋降號爲戚而已若欲高確則是子而議母也遂
寢會議之命朴世采劉請諸承旨及兵判徐文重拿
問後罷職世白深自悔悟作詩自頌時文重與諸宰
會敦寧府爲疏槩言八年六年雖殊其爲母事之義
則一也其意以　中宮若復位則張當廢黜實爲張
請還收處分也文重令其任宗恭草疏久未成促之
則曰題不好故文成難人笑之布衣李徵夏語文重
曰此事不論義理但以人事上言之若廢張氏則其
以復位爲不可耶徵夏文重之外從也監司宋光淵
在韋州馳長書力言不可諸宰皆散疏不果上　聖

后入宮時士人趙正萬儒巾道袍来拜門外曰出宮
日裂裳痛哭而歸今日始復以儒巾来拜云合啓已
巳廢妃之際身為大臣袖手傍觀職在三司阿意順
旨半日庭請輒時伏閤終歸於應文塞責汲汲奉行
如恐不及實錄考出之請有若應行之典貽禍後嗣
之語騰諸播告之文其時相臣權大運睦来善極邊
安置大提學閔黯絶島圍置三司睦昌明李元齡裴
正徽鄭善鳴權珪金澍成瓘沈掞沈季良并極邊遠
竄依啓張嬪父玉山府院君神道碑大提學權愈所
撰其文有配我 殿下正位坤極等語後猶復竪南

原人持平崔啓翁始請撤去事下禮曹久不覆奏判
書李世白啓請踣之國人稱快嘗希載之獄申汝哲
力言義徵當誅其子弘渤怨汝哲次骨必欲甘心後
姜五章者投匭告 世子外家墓埋凶事以汝哲奴應
先戶牌落在墓上 上親鞫之汝哲時為兵判席藁
胥命九萬請遞 上曰子惡父不知奴惡主不知者
古多有之柳尙運等連請始許遞應先受九次刑無
一言而死時禍色叵測人不敢相問 上命以重賞
購作變人有告者更設鞫張家墓奴革言業同裹粮
留墓所自謂數日後當有變恠其日果得埋凶之物

業同者希載奴也九萬尚運周遮營救　上命勿問
尚運拜謝曰不勝感激時人號以柳感激三司力請
嚴鞫始　許之業同被訊自服言希載家自作木人而
使人誘致應先於酒家乘醉竊其戶牌意欲先禍申
公去其兵權因之網打士類而弘瀚實主其計云於
是羣凶伏法希載業同至辛巳始誅弘瀚妻自弘瀚
被逮絶粒累日及弘瀚累次受刑當死自出嫁時衣
裳沐浴而服之聞弘瀚死即飮藥而死因以同葬元
惡之家生此烈婦異哉自甲戌以後士大夫懲於斬
伐之禍務爲趨避利害之計當國者掩護國賊以覬

後日之利惟金鎮圭閔鎮厚獨持風裁羣小忌之以戚里干政爲脅持之資先是朴世采被召九萬方營護國賊擧朝靡然日來德惠而門人李行泰輩力主正議世采之論遂定擧宋光淵陞資拜吏參一隊少流如申琓俞得一從而化者若而人世采進劄有曰新舊變易之後嚴宮闈之大分又論甲寅巳巳以後事又曰 坤聖復位之日擧皆歡欣鼓舞而乃有重宰位司馬者亟欲倡議上章又有喉司啓請會議是將何所歸宿耶幸命有司論其得失處之則人心自安矣又曰今之朋黨百有餘年之內根蒂已固反覆

況痼以子孫言則至于曾玄以黨類言則至于族隣
以人數言則既半一國以賢否言則皆有文學才能
苟欲同以為邪則將擧其一黨而不用同以為正則
將擧其一黨而盡用用此則彼退用彼則此退如熙
寧元豊之黨不至於靖康北遷則不止蓋皇極之道
主於好惡其正可好其邪可惡主邪正則主其或邪
或正將擧黨而黜陟之主皇極則當就彼邊陟其正
就此邊黜其邪黜陟止於一人而其黨自如同趨於
寅協之域以近事言之其情不同而害國則同蓋甲
寅淸濁庚申老少是以分之而敗者也向者諸臣是

又合而敗者也非有賢邪之甚懸特以議論互激而
然其合也非惟無黨之可言所以祿位同保而然今
亦未知其如何出場也第其所謂老少清濁出於一
時新造之勢今恐不至於轉感而惟東西大分各營
屠殺之境讎怨日深不思相容務皆一出則一入誓
不與之同朝而共仕今無他術惟在 殿下益臻建
極之道使在廷臣隣則而象之庶盡交修之方凡諸
前後得罪之臣苟非謀逆大辟之屬則宜降 明旨示
以悔悟之意庶幾上下幽明之間誠意感通其他諸
臣亦皆以類而推之策礪奬進俱得其理作為大誥

詳道其源流得失昭示中外進之以爵賞礪之以罪罰持之以歲月則安有不羣化而順從者哉臣自少時竊慕李文成之調劑今老死適逢聖際玆敢冒死而陳之○辛未 御製戒黨論詩曰從古禍人國莫如黨比酷東西纔標榜老少轉横圻公道時淪喪私心日繫着須知啟鑑遹終始竭忠力○權忭己巳擢文科時 中殿將黜舉國波沸忭新自鄉来未詳事端隨衆入試既出悔恨切骨遂不應榜直還韓山丙舍杜門屏處以罪人自處及 長秋復正朝廷旌用守正諸臣忭屢除官不就後拜吏叅副提學皆不就

年七十六終　英廟獎其孤節　贈謚文貞

辛巳獄事

辛巳八月十四日　仁顯王后上昇九月　上曰大行王妃遘疾二載禧嬪張氏非但一不起居不曰中宮殿而必稱閔氏又曰閔氏實妖人非特此也潛設神堂於就善堂之西每與二三婢僕屛人祈禱是可忍也將棘罪人張希載爲先亟正邦刑　上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而猶有未盡善者如使張氏知命不猶則明春秋之大義足以防閑何必如鉤弋之爲哉此則不然罪已彰著若不早爲善處則他日之慮

有難形喩實出於為 國家也為世子也張氏使之自
盡 又曰内囚罪人丑生雪香時英淑英哲生等明
日 親鞫承旨尹趾仁徐宗憲曰如許罪人何必親
鞫乎況 梓宮在殯用刑闕内未安設鞫禁府允當
矣假注書李命世力言之 上責以臣子分義罷職
上曰謀害 内殿何等凶逆而敢陳本府推鞫乎日
夜切齒至恨未雪而臣子之歇視謀害 國母之賊
極可痛心趾仁削職刑曹啓罪人淑英結案矣身罪
狀與正淑一般蒙放之後少不懲畏所為放恣處絞
仁政門 親鞫時丑生時英哲生貞伊一烈淑正原

情李壽長承服五禮雪香淑英刑不服領相崔錫鼎
劄請緩其獄非為禧嬪所以慰 春宮也 上曰寢命
勿行之說出於大臣實涉未安也罪人貞伊等刑問
或壓膝不服雪香承服結案神座所祝之說願除妖
氣邪氣而願成所願與淑英同祝所謂妖氣邪氣者
指 中殿也所願者指 中殿昇遐則禧嬪復位中
宮也死人之衣曰巫言造成以體樣之小見者必謂
妖恠故焚之初畏以袱置遁就善堂溫堗其大如斗云
淩遲尹趾完請還寢禧嬪賜死錫鼎又手劄引漢家
不治梁獄為義無竟獄事出於為東宮全恩 上曰

謀害 國母乃是莫大之賊內埋咀呪外設神座亾
逆之節不一而足大臣連日三劄猶恐獄事之漸露
且今 親鞫爲非人君之體有若譏予者是豈人臣
所敢發口者此而置之義理晦塞而後已錫鼎中途
鎭川付處府院請還收錫鼎罪名答曰勿煩柳尚運
疏引古證今至曰保我 世子得以恩及所生之地徐
文重疏請特令饒貸禧嬪以安 世子并 答曰已諭前
批卿其思量爲輔德俞命雄獼善鄭維漸司書李台
佐疏陳 答承旨沈枰疏曰崔錫鼎不念討復之義惟
恐亾謀之盡露此獄不究則 在天之靈無以慰也

神人之憤無以洩也尹趾完急急救解良可寒心也
時英壓膝承服曰淑英往淑正家造各色衣如四歲
兒所着裳則草綠多紅紗赤古里則豆綠草綠色襦
則體樣合中兒之臥長三尺而若七寶之類及洗手
器皿形樣則如省赤所祝　中殿抹樓下何時昇遐
而何時又為中宮守禧嬪坐而祝之雪香淑英及実
身同祝淑正招閔尚宮及淑英来造小兒衣廿餘件
盖禧嬪夢新生公主言欲得衣服故造成云其後白
飯豆粥時時出送乃就善堂祈禱時所供云問祈何
事則堂自鳴且有病患故祈之外神堂祈時女巫言

中宮不幸則禧嬪復為中宮上年自禧嬪房出送
錦緞造角氏七箇并死烏鼠及鮒魚各七箇付鐵生
入送矣雪香書報與韓尚宮及淑伊同埋於通明殿
大造殿寢室云并淩遲鞫廳啓曰伏法罪人外李壽
長貞伊以太子房女巫之子與女因其直招獄情始
露而嚴訊之後乃告其知而不首之罪在所難免信
月順禮以淑正婢子叅神祀減死定配恐不可已巫
女烈伊以神堂衣服移置其家亦當懲治一烈則屢
出罪人之招而別無叅涉之事李俊一則以太子房
巫女之夫為拿来今無更問之事學巨武一則淑正

神祀時雖隨往既異女僕似不同参四人等分揀恐
宜傳曰知道淑英招與雪香時英等受禧嬪言埋凶
的實丑生招自上年九月每於四更與淑英等同禧
嬪親自祝手願殺　閔中殿太子房神堂希載妾主
張而巫女着笠衣紅張矢射四方曰當殺出　閔中
殿矣身及希載妾及時英祝手曰如此則幸甚者亇
禮招内巫女五禮稱王神之妾巳亥生乃吾子孫也
内廂庫寅祐移給於巳亥生而禧嬪復為中宮使道
希載越海放還為訓錬大將祈之云并五禮鐵生淩遅
上曰淑正淑英等咀呪事承款之後角氏崔鼎骨末

等物得於大造殿東邊寢室之内此外亞𥟖之物掘
得於通明殿庭亦多矣 上曰禧嬪疾怨 内殿潛
圖謀害設神堂於内外日夜祈禱埋亞𥟖於二闕不
啻狼藉爲 宗社爲 世子爲此不得已之擧張氏依
前備忘使之自盡噫 世子情事予豈不念而如崔錫
鼎劉辭之悖理引喩之無倫固不足論大臣諸臣爲
春宮惓惓之誠豈不知哉第思之又思實無他道也
姜鋧俞命凝李台佐黃一夏疏啓或下 嚴旨或遞罷
判府事徐文重右相申琓判義禁李畬入對文重力
言寢 成命保護 東宮 上曰予不得已也張氏拒命

發惡不即自盡宮人蹋板其上而死出送丹鳳門世
子擧哀以緦服磨鍊先是副司直李鳳徵䟽陳 大
行王妃以痰腫經歲彌篤藥物無良遽爾 禮陟翟
儀遂空又曰禧嬪既配 體六年之久則服制不可與
後宮同也兩司啓鳳徵䟽語絶悖覬覦他時路人亦
知請絶島圍置希載僕妾已正法而渠亦待拿来當
誅而親黨布在輦下情節可疑請張天漢天綱天翽
天翽大維聖維文維斗維泰維億基并竄遏李命世
語逼 坤聖李台佐阿好蔑義請竄 荅曰依啓持
平李東彥上䟽言亾賊輩不恭不敬自絶于天等語

可見其情狀而半日庭請暫時伏閤灼乎其不可掩
也鳳徵之疏痰腫二字準諸逆招則其無可疑乎府之
啓前輔德朴萬鼎前校理朴涏疏或以為別立所處
之宮號稍存供奉之儀節或以為并后匹尊之嫌噫
母事一人名位至嚴萬鼎等別創悖說闖試不敢議
之地鳳徵之疏無非萬鼎輩倡始請萬鼎涏遠竄依
啓合啓南九萬柳尚運罷職不允新啓睦来善李玄
逸圍置不允前是九萬覘 上春秋向晚意今日討
倫紀賊之大臣他日不得保軀命時希載謀害 中
宮之罪已露而九萬救解趾完繼請張氏別加供奉

之節希載以為　仁顯不在張氏可復位乃恣行蠱
呪　仁顯既薨黜黨吳始復等欲請復張氏九萬黨
吳道一亦關通謀議尚運初不與及見時勢之變遷
與九萬同議投疏云護軍姜世龜上疏　上曰全不
擇發語多謬戾還給院啓世龜用意危怖其曰雷霆
之威未已朝野之惑滋甚者以今獄事歸於疑信之
域也其曰吾君於天倫之重　宗社之托亦不之顧者
疑　殿下於不當疑之地末又引曹魏子母鹿之說
而結之曰不謂此事乃見於　聖世有若即今真有
此不忍言之擧其意盖亦不覺毛骨盡竦請遠竄依

允府啓 親鞫時文書搜探中有淵川有計畧凡事
就議聖維有膂力淵川即張天漢也聖維其侄子也
請鞫問東平君杭締結希載以其娚淑正無価贖良
給於希載以為心腹請遠竄不允幼學朴奎瑞疏語
悖謬請定配依允鞫廳希載年五十一招内 中殿
退處私第時與貴人出銀交結掖庭之説聞於閔黯
父子以諺札入宮自 上親覽有此嚴教矣身書進
諺札果為分明年久之事前招時不敢直達諺札辭
縁雖未詳記矣身往見閔黯則黯父子及其侄宗道
會坐宗道曰閭閻流言以為有聚銀換局之人 中

殿貴人亦出銀貨之説流行章道曰 中殿貴人若
出銀子則雖千金何難之有矣身驚惶同氣之間書
通出於無識所致締結賊黨父子及宗道謀害 國
母的實凌遲業同招女上典言曰延曙山所當有罷
突之事汝往見不為明言某人而令勿煩説果掘得
木物来納上典矣身就拿時女上典饋酒言曰埋凶
以萬則不知汝勿援引上典妾亦曰汝若援引以萬
則吾家當滅吾當以賣家用人情汝限三次不服造
木人事賜死李大将之子實為主謀山所埋凶之物
木童子佩木劔者二枚長木片書者一箇矣身向世

子作變於延曙墓所同情的實淩遲鞫廳大臣以下
請杭罪犯不可容貸　上曰以希載招覲之皆崇善
妻所為杭之罪惡皆其母所為廷臣固爭之　上允
傳旨杭寅緣淑正締結希載謀廢　母后更立張氏
形跡之陰秘情節之叵測古未有也杭原情後西小
門外賜死希載妻者介阿只刑二次招曰淑媛生元
子後崇善夫人與東平因淑正通書淑媛以世子母
當為中宮之意曰我朝有故事云矣夫以無識武夫
不知妙理一從東平指揮又有封書請得五龍洞而
其赴燕時封書頻數云又曰希載自濟州抵書尹廷

錫兄弟言及罷灾事又曰淑正三寸叔侄安汝益安
世楨與張天漢金德遠之孫泰潤閔黯之妻娚鄭彬
李弘渤之四寸妹夫朴姓人會淑正家謀議云汝益
世楨天漢彬杖斃廷錫之子順命接引吳始復使趙
昗來問禧嬪服制與否世楨又引閔彦良彦良又引
李宇謙權重經事皆不實者斤阿只杖斃杭毋申氏
仍臺啓追削持平李東彦昞啓希賊妻招有前判書
李彦綱家連信不絕語順命之招有彦綱婢接置希
載家上房之說請彦綱削奪依允又啓順命招有金
春澤交奸希載妻之說暗黙之事難下虛實而粗知

謹飭之道則汚衊之言豈及其身乎春澤以年少士
子為世指目下流所處衆惡皆歸前後妖賊之口姓
名輒登請遠配依允府啓請賊黯努籍柳命天兄弟
亾謀無不陰主至彥良之招而極矣亾魁巨猾不可
偃息於其家請參判柳命堅判書命天判書命賢島
配依允順命招希載言此女必欲殺我漏洩淑正麗
奀闕内汝須禁斷此女即者斤阿只也淑正結生薑
頭潛入闕内雪香同謀麗奀且設神祀於水標橋近
處家而向　中殿行不道之祈者斤阿只曰麗奀舟
及麗奀之具如鷄卵形者三介自濟州来淑正持此

入闕云木人埋墓等主張皆直招凌遲彥良招禧嬪
服制有上疏之議矣身亦欲隨參章道曰方圖換局
禧嬪以打破其母之轎深怨西人故因安世楨叔侄
締結希載圖事章道夜來飲酒時希載謂矣身曰如
此如彼間南人但當善保護 春宮其後章道曰數
月後似當換局進用舊人若在遠地事多不便宜即
上來待之吾則通報次方往安山君亦往露梁李參
判家矣身即往露梁李宇鼎家言之謀逆的實斬院
啓吳始復不可栫棘而止請按律處斷不允鞫廳啓
獄因定罪 上曰趙時華趙時昊遠配尹甫命添入

緣坐罪勘斷可也又啓吳始復以探問脤制事拿囚欲待事端更發而亦難輕加訊問當參酌定罪矣户判金昌集曰張氏脤制豈有傳播閭巷之理而始復之探問時炅可恠矣且彦良之招探問張氏脤制與否及自上待接之如何欲上疏云其情節叵測當勘重律右相曰始復探問脤制罪狀重於權重經左相曰始復曾經崇品之人與宦官趙時炅輩綢繆間議可駭昌集曰彦良言始復交結宦者每以膳物鷹連給於養子趙哥其交通陰逆之罪不可與重經比矣上曰情跡比重經稍似顯著矣始復減死絶島圍

置金泰潤刑四次不服同義禁李光迪曰泰潤以相
家子出賊招凶人輩持来戶牌請製祭文論以情跡
罪固難赦而一向加刑終至於死則有乖明慎之道
矣 命減死遠配重經刑三次島配院啓參判睦林
一參判沈檀於 坤聖禮陵之初與始復聚會依幕
議疏之說出於彦良之招情節陰秘請遠竄依允又
啓彦良招有陞位上疏西人中吳道一亦為激成云
請遠竄不允大諫尹德駿疏曰大臣三劄臣不敢保
一一合理而妖巫賊竪親自詰問非人君之體者誠
出忠愛之意又曰姜世龜疏語不擇發誠如 聖教

竄之嶺海豈不過重年過七十廢仕鄕居之人安有
利害之念而自搆陰險恐動之謀也又言保護　東
宮又伸尹趾完吳始復吳道一混置罔測之科　答
曰疏辭未知得當而何必親鞫之說極可駭異也掌
令朴泰昌疏救九萬尚運歷事累朝一心衛國正公
忠剛不要權利當日之擧豈爲日後身謀出於爲
東宮過慮矣又救趾完司諫崔重泰疏言諫臣之疏
專以親鞫歸之失德抑何心耶姜世龜疏自以保護
春宮而㪅引孺子入井之諭已極怪妄而結之以
父子之親其可忍之又引曺㪚射鹿之事尤極絶悖

世龜以年老秩高之人鼓煽妖說罪竄嶺海未見過
當而諫臣營救未知其可也又曰吳道一緊出彥良
之口一與吳始復沈檀等滚淪則道一之罪宜無異
同又曰日者柳姓人投疏其主意以親鞫獄事全歸
虛套謂誣獄盡櫼之掘亦疑掩昧此等疏喉司矇然
捧置臣竊駭惑也院啓請尹德駿朴泰昌罷職嶺儒
柳流鞫問不允執義尹弘离請罪兩大臣又論尹趾
完金相稷亦請之 上曰兩大臣不能善處而顧瞻
利害乃是情外之言只以一時誤事参酌罷職矣希
載業同俱是罔赦之賊而當初容貸之故竟致前冬

罔極之變臺啓誠得體九萬尚運削職門黜趾完則
意見一時誤入罷職似過矣合啓請九萬尚運遠竄
上曰負犯雖重被謫經年方當陽春可無寛貸之
典付處罪人崔錫鼎放送前獻納尹行教疏論錫鼎
世龜爲春宮一死又救趾完德駿泰昌道一之無罪
大憲趙相愚又救九萬趾完徐宗泰又伸救府啓徐
文裕相愚宗泰並罷職允九萬牙山尚運稷山付處
始復大靜圍置府啓兩大臣既被罪道一一體勘罪
依允道一竄林川修撰尹星駿疏世龜赤心無他又
奬三相心事執義崔重泰疏斥星駿以世龜妖惡之

疏謂出於爲貳極一死之忠節又曰自世龜一疏一種危惡之言轉益流播至於嶺儒柳沉疏而極矣妖言惑衆固有其律掌令李德英持平李東彦司諫尹弘离相繼駁星駿而東彦又論道一等罪又曰世龜入井之說射鹿之諭豈臣子所忍道而星駿挺身營救有若為直士立節力讃世龜譏詆臺閣此豈非為世道一大變耶又仍府啓還寢世龜放送之 命院啓吳道一護賊之罪不可止於付處既與林一等同出凶招罪名惟均 命道一長城遠竄正言金普澤疏曰南九萬不顧大倫惟日後之禍福是揣首貳

聖母曲護凶逆崔錫鼎初欲抹凶婢爰辭於結案以
塗人之耳目連上三劄力請毋致窮竟必欲掩覆逆
變沮遏鞫事又曰錫鼎之於九萬即傳法沙門而當
聖后登遐之初始復重經鳳徵等敢生將心自謂
時不可失則曲護希載之九萬請用始復之錫鼎其
心可知也

附丙戌獄案

先是大臣李世白按治辛巳獄不挠於交亂之議卒
致天討克行南九萬之黨與黷黨合憤恨切骨煽偏
蜚語謂尹順命發謀害 春宮之語而委官使之勿

書至是賊臣李師尚等欲禍士林時湖西人林溥迷
蠢不解文往來京鄉受誘於凶黨托請名賢招集鄉
曲無賴六七人投進一疏盖以尹拯為渠黨魁而
上方眷嚮首冒以拯也疏曰　世子誕生之後一種
陰邪之輩隐有不利之心及辛巳謀害　東宮之説
出尹姓之招而鞫廳拔去四字歸諸亂招是可忍乎
繼之以任敞凶悖之疏再入朴奎瑞之凶書又進崔
重泰之陰慝金鎮圭之慢蔑前倡後和大倫掃地凶
心滔天操守之賢益固長往之計云其下無非凶言
政院措語捧入　上命溥定配當時治獄大臣申琓

李畬金昌集皆待罪機括陰凶一世劶懼人皆惻於
禍福獨申琓於順命刑時非其赴座日而不欲自解
同為待罪人禍之時去辛巳五六年人皆茫昧本事
獨昌集疏以為尹順命臨死亂招言希載謗書謂其
妻與金春澤求相奸交通西人欲謀殺我渠若殺我
則於　世子亦豈好乎汝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不
禁斷此實希載憤嫉其妻之事而問郎呂必重等初
不載錄一日同義禁柳之發傳人言凶言發罪人之
口而鞫廳不問諸臣驚駭委官李世白欲拿問問郎
判禁李畬力止之更訊順命時使陳初招則無豈好

二字云至是仍府啓拿溥鞫問同義禁姜銑李震休
皆違名不叅溥刑一次不服引呂必重姜履相即師
尚黨也溥招不利之心誘以敵奎瑞之疏以為初無
不利之心則後豈有如許之疏謀害四字則聞於呂
必重云必重履相謂謀害四字初無所聞聞之者只
是不好二字為供刑推後變為不好為亦害又變亦
害為謀害及李聖肇供出而又以為履相自謂聞謀
害之言於渠故無他證左發明無路始乃承款而猶
不能自信云禁堂李德英趙恭億無意進來禁推呂
必重加刑二次承服獄事累月究覈而卒無歸宿錫

鞫按獄刻意鍛鍊而終不能證成謀害之案而猶捏合諸供以當錄不錄之失請罪當時獄官世白已發而猶勘罪屨相必重皆遠配　上曰林溥樂禍幸亂之狀有同柳緯漢之凶疏減死配黑山島判禁趙相愚力陳春澤罪狀請還配蓋春澤方拿鞫故也執義李師尚以為春澤與知朴奎瑞疏擧世所知更問宜矣左相曰奎瑞疏語絕悖而既不加重律雖得春澤與知之跡未必斷以死律臣意則不必更問而春澤以法家子弟若謹愼如平人則豈以惡逆之罪每被人指告耶移配絕島宜矣　上曰罪人金春澤所為

本来無狀前後獄事輒被指告非止一二衆惡所歸
世共指目論其罪狀不可還配而止濟州定配無何
顯黨李潛踵溥投疏大槩請亟誅凶人春澤謀危
儲君之罪竄黜顯命以安 宗社政院啓曰京居幼
學李潛子項鎭呈疏擧一國半邊驅入罔測之科又以
殿下前後左右無非向刃 春宮等語極爲驚怖
上曰遣辭叵測決非一人之所爲若不嚴鞫得情
必亡人國而後已李潛親鞫潛原情不服刑一次不
服刑十八次不服潛於累訊之後願告國家大事云
解縛問之則曰春澤奸希載妻希載妻以不忍道之

言登諸謗書上達云潜欲吐不吐還復結舌食頃之間刑三次而頑忍不服語言適悖神氣不亂刑二十五次物故　上曰林溥更為拿鞫　上曰李師尚為執法之官至以任敞朴奎瑞則不為拿問林溥獨為鞫治未免偏重顯有營救之意削官　上曰師尚削奪傳旨緊要結辭公然拔去其護黨之罪無嚴承旨李逹頟罷職又　教曰吕必重姜履相拿鞫林溥刑訊更招謀害之說出於必重而與其弟苔紙札見之云林浣𡡉溥兄則聞於朴泰春云履相等以為前招謀害之說出於誣服必重以不聞於順命不傳於履相云溥

重下從肓刑

所引寫疏人張斗行原情羅將金益光所引禁府吏姜以徵及守直軍士兩人拿問益光傳書承服洸刑三次物故林演金杞面質林泓申潽原情姜履相施威承服呂必重一次不服朴泰春更推李聖肇俞彦明張斗行放送溥刑七次不服物故姜履相刑一次不服前是姜鋧劉陳溥疏關係難言之地請停刑傳生意 上嚴批不從林演金杞申潽朴泰春遠配林泓減死島配必重還配履相減死邊配收叙罪罷大臣引見慰諭世白子宜顯疏暴危苦之情又下溫批初溥疏之上也意在嫁禍老論老論皆曰設鞫嚴問

洞覈虛妄然後吾輩可以容跡於朝端免禍於他日
至云少論若不鞫問是毆老論於危禍也於是鄭栻
請設鞫　上從之當辛巳獄尹順命希載外弟也臨
結案大言曰矣身之前後納招皆聽金春澤所慫恿
春澤教我如是納供可無死而有利今反殺我耶丁
亥春金昌集以左相上疏鳴寃曰謀害二字鍛合上
下文字而強成之更問一節汨亂前後月日而欲滅
云錫㴑對疏自謂議讞至平心事至公反斥昌集以
傾陷昌集備論其羅織之狀　景宗壬寅判義禁沈
檀啓曰李潛故參判夏鎭子頃年一疏至有左右前

後莫不向刃 東宮等語及白望劒出而潛言如合
符詢問大臣宜特加襃贈 上曰允右相崔錫恒曰
伸寃宜矣不必贈爵癸卯林溥子柱極擊錚訟其父
寃乞與李潛均蒙伸㞯○希載外家尹姓其舅本賤
竪為繕工監官負希載為摠戎使張氏賜死後 上
教曰自今嬪御不得以登后妃著為國典

附背賢亂禮

崔錫鼎取禮記為類編書變亂經傳背馳朱子之說
刊布中外至請講於法筵司諫李觀命爭之舘儒金
在魯等將論之適設殿講 上怗到記人少承旨李

師尚許告儒生將陳疏且及儒生被罰之故　上特
觧罰在魯等空舘而退同成均趙泰采等疏論其背
馳聖訓命罷職掌令尹會受㗱請并與觀命而削官
即允之學儒神門齋會付黃通文數會罪犯及其世
累竄遠地未幾院啓請毁去禮記類編以諂媚大臣
無倫悖義請尹會削版　上允弘文舘所置類編十
三件送禮曹燒毁頒賜諸件及板本皆燒燬時錫鼎
以類編受困而又過服河豚中毒幾死服野人乾羙
嚣而魅南九萬書問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言學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大监今日所遣於此二

者似或兼有所犯如何如何幸覽一笑崔南之門人
也是時大成鄭澔疏言錫鼎請釋逆竪以為日後要
利之地眩亂溥獄欲售網打士類之計繼陳類編事
溯源而極論之曰賊鑴世堂倡之於前錫鼎和之於
後鑴之學流而為凶悖反逆之歸是無君之徒也世
堂之學流而為背禮廢祭之行是無父之教也錫鼎
歇視君父之病以犯忠孝之罪者亦由於侮聖毀經
之習為其根柢而然也由是士論大定始敢明言錫
鼎侍疾不謹之罪嗚呼今之以侍疾攻錫鼎者誠若
有迎合之嫌者而自古君子之攻小人必因機釁逐

如劉元城之攻蔡確以車蓋亭詩案不避口語擠入之嫌朱子亦以為是彼以迎合為言者直是小利害自解之計前是兩司李邦彥李喬岳論錫鼎侍疾不謹之狀有曰出入初喪瘡腫所忌而敢自熏染旋請入診桃茢之義安在又添諷誦詩律等語請削黜上允時 上厭薄錫鼎士類欲攻之而或謂有迎合之嫌議論不一至是澔論之士論多之朴世堂嘗作思辨録背馳朱子所編章句訓詁士論譁然斥之

祭昭餘義

先是宋時烈自濟州拿來也書寄權尚夏曰 顯廟

朝湖西一士人疏請立　萬曆皇帝廟其時異論之
人托言天子之尊不可祀於偏邦又其祭儀不亦難
乎云余知時議之終不可行只言此言出於此時其
人可尚此則不可無嘉尚之典又不肯從心常慨然
矣其後華陽石龜既刻　崇禎皇帝御筆又刻於片
石藏之煥章菴而又有文谷哀辭此為之兆矣常欲
建一祠宇于煥章菴之後左以牌子書　萬曆神宗
皇帝　崇禎毅宗皇帝春秋依武夷神禮祀以乾魚
酒則用書室基田所出務其精潔惟祝辭不可不盛
其稱頌也此事經營於心者久矣未果而至於此恨

孰大焉其以天子之尊不可祀於偏邦者此實無識之言也唐時有楚昭王廟而遺民私薦之故韓退之詩云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南軒嘗於所守州立虞帝祠而祭之朱先生有表章文字此非可據之典乎文谷詩亦使可賡之人賡之聯爲大編藏之卷中亦一事也非禮不動四字老峰奉來者也斤石所刻李擇之摹出者也此事當與金閔李諸人議而成之則善矣此事事力極簡不難成矣雖有非之者既有朱子南軒故事何必自沮也始欲配以孝廟矣更思之此則非但事體未安時人必以爲大

罪不敢生意矣年年祭官忠顯宋公子孫在本州此
可任之而其餘洪卞諸君亦可也　神宗皇帝主於
威德加於壬辰東人受賜　毅宗皇帝主於國亾君
死之正也尚夏自承時烈遺託竭誠經營乃於甲申
以厦屋之制建祠於華陽洞書室之南距　毅皇御
筆所刻石龕下一喚地取時烈遺意名其祠曰萬東
尚夏自製　兩皇帝祭文躬將享事薦以四籩四豆
用太牢獻三爵紙榜祭之祭畢焚之以為定式又別
有祝文每祭用之亦尚夏所製也　大明之亾在於
甲申三月而祠成適在於周甲之年亦異事也始成

以春秋孟月初丁祭之後以大報壇享禮在三月先
行私薦爲未安改行於季月而時烈影幀舊奉祠下
書室及祠成尚夏操文告其由每　皇祀畢以一體
君臣祭祀同之義薦一籩一豆於影幀尚夏嘗因鄭
澔以祠祀　兩皇帝之意微達于　上至是　上欲
爲　神皇建廟　教於筵席曰我國之得有今日莫
非　神皇恩德而無地報酬予心感慨先正臣宋時
烈曾有　神皇建廟之意而欲以介和三臣從享廟
庭此事何如左相李畬判書閔鎭厚具對以宋時烈
曾有志未就付托權尚夏尚夏遵其志建廟　上遂

令禽以朝家建廟之意問尚夏其荅曰　聖上尊周之意無以著明於後世則羣下亦不得辞其責矣若以彼國之致詰爲慮則我國受恩　皇明天下所共知追念舊德略擧報祀何害於彼而詰責也若以下國之祀天子爲僭猥則杞宋祀夏啟未聞有僭猥之譏若以杞宋以夏啟之後承祀則亦有説焉君臣父子一也今無子孫以舊臣祀舊君何所不可哉時議多以爲不便　上聞尚夏之議遂決意　命有司建廟於禁苑又因廷議定以築壇報祀名曰大報壇每年享祀時以尊周人子孫差祭官而尊周人子孫雖

幼學許令入叅自　列聖朝　命叅班幼學應製或
賜及第賞給○李如松子孫　明亡流来我東有名
萱登武科爲泰安郡守具助叅于萬東廟曰　皇朝
提督臣如松五世孫朝鮮國陪臣泰安郡守李萱敢
助祭于　神宗顯皇帝　毅宗烈皇帝後萱從中原
名行改源　正廟特除兵使其子光遇改孝承又以
武進
丙申記實
先是俞棨謫居林川時編家禮源流初名集觧其後
蒙放移居錦山寓其中本門人尹拯父宣擧所居不

遠故亦嘗參助其役際後以其書托拯修潤際歿後
四十餘年拯不肯還其修潤之本際之孫相基心疑
之屢請刊行而拯推托終不許相臣李濡命白 上
令湖南道臣刊行拯始出其本已而旋推去曰是吾
父所共編豈專作市南書拯之子行教直曰吾家書
相基屢書爭之終至相絶乃以其家藏本入梓權尚
夏書其後有曰父事之地用此蘇張手段邪七之狼
狽本來伎倆何足責哉乙未冬相基刊進源流鄭澔
跋文深斥拯背師竊書之罪 上教以侵侮儒賢非
止一再跋文醜詆狼藉罷職湖南人柳奎等䟽言源

流事及序後文侵詆尚夏有序後文不作可也之
教太學生尹志述朴光世等上章辨誣皆承 嚴批
尚夏疏陳其顛末曰一則背師二則背師臣所謂邪
七之狼狽也正言趙尚健切諫 批旨之未安特命
遠配相基又上疏京儒柳太垣李真洙等爲拯疏辨
至丙申三月李真儒疏尤絶悖又於筵中譖構益深
上命序後文自内燒之竄相基又 命陳疏儒生停擧
儒生尹得和金純行等上疏辨誣皆不納於是柳鳳
輝鄭栻劄請尚夏罷職依允拯門人前洗馬崔錫文
等擧其師己酉擬書投疏詆斥宋時烈及權尚夏 上

優批判府事李畲劉陳父師輕重臣亦謂然不幸不得兩全則固當先父後師然絶交不出惡聲朋友猶然况師生乎今 上以尹拯處義爲無可疵此人心所不服也先正取怨於尹拯以碣文也若所見本如此旣往父事而必欲得一言爲父不朽圖者何意若使先正溢辞而循其意拯之事先正終必無替也托以論學專攻本源心術而曰論學者公心不平者私情也數十年函丈之席所講何事而曾不及此乃於情義旣乖之後始爲此言也 上不納是年七月命入已酉擬書及宋時烈所撰尹宣擧墓文 敎曰擬

書詳加披覽辭意果多操切向來李判府事劄論是
矣不可歸之於全然無過之地則無怯乎多士之伸
辨也遂特敘尚夏　上曰家禮源流序後文之付火
今覺其過矣首卷下本院依前印入吳命尹等投疏
伸救　上曰昔年下教在擬書墓文未見之前今日
處分在擬書墓文既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明雖
謂之有辭後世可也父師輕重之說今不當更提而
序跋之還印亦次第事耳乃者吳命尹等身居首善
之地掇拾醜正之論誣辱先賢略無顧忌詆毀儒賢
無所不至請序文更爓命停舉後被竄錫文鳳輝栻

皆遠竄拜尚夏大司憲别諭名之三南儒生申球等
疏斥尹拯父子以句踐延廣杜擧等語 上命入宣
擧文集八日而下政院無所處分叅判吳命峻首陳
球構誣之語曰尹宣擧與宋時烈嘗謂句踐詐矣延
廣狂矣仁法文王之政義講春秋之策由是而可與
周道云盖其意非堯舜不陳之義曷有碍逼意哉又
嘗與權諰書謂 聖上若察微情俾作今日之杜擧
則未必無補於世敎此不過舊發 聖上在莒之志
而自比於警君之器也曷嘗有侵及 至尊之意耶
昔年父師輕重之 敎炳如日星不幸乙未源流之出

而惹起風浪序跋爀爐直斷於僴裏而曾未半年又
令弁卷莫如還其母子於俞相基以絶爭端 批曰尹
宣擧文集旣入覽之則與儒疏所云不同予已知其
不可輕論也修撰嚴慶遂又疏引子光事陳其搆成
士禍之狀京儒李弘蹐又疏辨金昌集劉論宣擧文
集挨逼 孝廟請毁文集板本又請竄李弘蹐又請
勿捧辨章 上皆從之 拯門生前縣監趙泰徵京儒
權弼衡等奉疏伏闕外以遮攔 御牌因兩疏頭疏儒
李世庚尹審等六七人請與同罪皆流嶺表判府事
徐宗泰趙相愚前判書李善溥參判李大成李東馡

李光佐李台佐大諫李世勉等皆疏辨請勿毀板 上
不從乃毀宣擧文集板本至丁酉正月因館疏還収
拯建院賜諡之 命禁先正之稱叅議趙泰億上疏陳
辨不從拯門生閔以鼎等京儒趙銑等湖儒李汝秀
等南儒白時萬等畿儒朴泰文等俱上疏不捧五月
金普澤上疏請以誣君背師之罪追削宣擧及拯官
爵 上從之宗泰相愚上劄修撰沈珙再疏皆不從
京儒徐宗遜等上疏不捧拯門人持平李世德陳疏
見却乃擊鼓原情李喜朝陳疏下誣 東宮聽政後令
世德竄絶島後鄭澔請毀宣擧書院乃毀撤 景廟

壬寅八月兩湖儒生金壽龜等館學儒生黃昱等上疏請宣擧父子復官 上令議廟堂回啓故儒臣尹宣擧尹拯酷被讒賊之搆誣至於奪官爵撤院享毁遺集禁先正之稱爲士林之至痛一依儒生所請宣擧拯并復其官爵贈謚還宣院額許刊集板宜當
上從之拯官右議政謚文成尹舜擧錫號以明齋後居酉峰自稱酉峰老人從享龍巖魯岡龍溪九成等書院

肅廟荅世子代理辭疏曰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關斯文顧不重歟特言之予

志汝遵莫之或撓又以書示予意為題曰父師輕重之說曾有下教一自擬書墓文詳覽之後予深究義理是非大定可以有辭於後世矣為子孫須遵此意堅持勿撓可也

爰辭訴賢

持平李世德原情略曰今日齊持而詆毀者一曰辛酉擬書出於墓文不滿意一曰墓文無辱而無端相絕拈出此二件硬斷背師之案然墓文自一事相絕自一事也尹之絕宋實由於末抄書札僇辱其親則必稱墓文以證相絕之無義誠甚可笑盖宋墓文潜之

蓄不平顯示踈外全借重於朴世采而銘曰我述不
作則稍解文理者可以立見與前之祭文及其他稱
道者判異然豈以文不慊意遽至相絶乎朴著尹行
狀有巖巖喬嶽等語宋答朴書曰山嶽等說襯借於
執事而用之墓文旣自許改而或只改數字或只點
數句而曰弱不敵强而爲之向使宋有不滿於尹則
不作可也直叙己見可也夫旣不辭而當之而矯僞
不誠乃至於此何哉世采抵宋書謂抑揚反覆其說
愈多而人心愈不服者此也盖宣擧所謂善言易者
不言易先聲後實等語豈出赤心切中其病而已

酉擬書髑祀尤多乞銘之時持以相示者出於拯亘
懷相愛之意也時烈所以蓄怒於生前發語逞憾於
死後遺札而追提尹鑴事迤及江都事至以不拒鑴
莫為言而與世采書曰草廬謂驪尹聞美村絕之大
恚曰吾先已不屑罷勉相從云而吾先已不屑上傍
書江都四字既書還抹字形可辨（世采報拯書）托為鑴說
揷入四字後來停奴忌人等說皆從此演出云此又
時烈用意處也蓋時烈與宣擧會黃山始斥鑴為異
端而情好不衰其後四年丙申鑴為諮議還納告身
則時烈謂今之伯夷及戊戌掌銓擢鑴為進善超八

資而以違政格見遆則時烈啓曰此人當以格外用
之仍請還除進善明年己亥鑴以山訟事辭職時烈
謂徵士不可待以訟者特請不査直决宣擧以此為
大害義理貽書責之則時烈曲為鑴地如此烏在其
斥異端哉及夫禮訟以後始為雔敵則宣擧以不為
已甚令其自新之意戒時烈而又作書責鑴切峻書
載本集可考而知也拯以為鑴於先人友道雖絶喪
故例間出於舊誼則不拒致奠人情事理小無可異
而遂以此為旣絶復交之訂則不亦甚乎禮訟以後
鑴之齮齕時烈時烈之攻斥鑴者極矣而宣擧斥之

雖嚴不如時烈之已甚者此出於公心而彼由於私
怨也時烈欲諱斥鐫之由禮訟乃追罪其改註中庸
有若己之絶鐫在禮訟前改註後者然而格外之請
伯夷之奬亦可謗之於宣擧耶世采抵時烈書曰某
於鐫猶以故誼處之不無遷改保合之望魯丈宣擧之
意與某見相同云以此觀之世采所以待鐫者亦未
嘗如時烈之已甚而時烈齮齕之言獨及宣擧何也
果非己酉擬書重觸其怒而然歟江都事顛末備載
於故掌令羅良佐之疏而 孝廟曰未聞陳東終致
尹穀之死此非但 聖批一時諸賢多以引答爲太過

而同是一人也同是一事也時烈極力賛美於情義
未替之前用意營搞於擬書傳示之後噫惟泰初無
傳說之言則所謂驪尹大志之說都歸孟浪極兄弟
問惟泰則荅曰曾所未聞又曰尤公攻人必托他人
之言而從傍兩病之此尤公勝筭也厥後時烈之言
行可窺其心術者至惟泰禮說事而愈益綻露盖惟
泰嘗以礪山南姓人田畓攘奪事有所規切宋仍大
恚遂成嫌隙丙辰極往候時烈（時烈在棘中）時時烈曰草廬甲
寅禮說頓異於前宋尚敏大駭而來示之仍令時錫
搜諸几案既而曰尚敏持去矣君歸路可以見矣極

歷入尚敏家求見禮說則淳錫在座取出橐中而示之
之殊無變說而惟泰之謏尋已喧騰一世李頫惟泰之侄云
來見拯曰甲寅禮說宋已點改者仍示與宋往復書
拯不勝詬惑以書質疑則時烈答曰聞李謂我誤禮當死
又聞作說頓異於前故子仁枉顧之日要見其新說
矣又曰甲寅往復誠有之以鄙意添刪全篇自好云
槩辭意若得於傳聞未曾目覩者而以嘗初尚敏來
示之語搜諸几案之事參互考之其矛盾破綻之狀
不可掩矣此拯致疑本源之一端耳蓋時烈始托大
義動引朱子高談濶論好名畏義雖有種種病痛尚

賴左右匡救而庚申以後表裡勳戚捻攬權綱動作無忌瘡疣百出畏友皆亡規戒無聞其於行己接物文章事功許多病痛皆由本源之不正則不可復諉於氣質之偏而宋浚吉所謂都是機關李惟泰所謂專用權數等語真不易之評也總而論之平生所為無一不背於大學誠正之學而與朱子戒同甫之語洽然相類此非時烈一身之病而已實係世道興衰學術真偽之大關頭則極之憂歎痛惜百倍於己酉書箴砭之時故作為一書畢攄裏曲（此己酉擬書也）而真訂實砭刺骨透髓一言一字無非時烈之藥石也極之

本心世采知之故其言曰聖門透我之謂伊洛又何
從道之疑尚矣我國金宏弼以一代儒宗乃或略貳
於其師金宗直厥後朴蘅諸人莫不獻規於師席以
此觀之拯之本心出於效誠而若曲避凌犯之謂自
存形跡之嫌則禮經無隱之義恐不如是也拯於書
成後有比干一言而死之言而世采引王觸退耕之
事以挽之遂寢其書後適因權以鋌宋之外孫来訪語及
宋晚節仍責其不規切拯以以鋌既非外人且言端
已發不容含默遂言其書不敢送之意仍拈出書中
大意以言之義利雙行王伯并用及與大學誠正之

學不同之意以鋌歸告時烈大恚謂拯絕已辞說紛
紜又因世采屢叩略報委折而以不直送其書私與
世采酬酢為詬詆之資斧噫世采知時烈本末與拯
同其憂慨則將送諫書先與商確舍世采而誰耶且
王伯義理之說以鋌先已轉聞於時烈而世采屢叩
後始略報可謂慎重木川之事倡說於嫌怨之餘忍
人之說騰播於睽乖之後終露捏撰之迹而自實醜
悖之說蓋湖人祖豆宣擧屢年之後時烈謂李翔曰
木川通文中有江都俘奴不合享祀之語使翔（爲院長故）
覈出則通文元無是語畢竟左托右諉翔問之則曰

出於柳壽芳木人問之則曰以造言自當答捴書則
曰可問許璜基泰問之則曰聞諸草廬終無歸宿處云
而基泰以其父語語捴捴曰先人院享在甲寅其後
草廬與函丈無相會之時恐君誤聞也基泰歸語時
烈自知其言破綻答捴書曰來書見子讀至草廬一
款大驚曰元無此事云指其子不曾傳說於捴卽抑
指不以草廬事語其子卽尹世顯疏謂時烈路逢權
泰同宿而傳之則聞諸草廬之說果出其口而見子
大驚之說蓋見窘遁矣且宋謂木川事無論虛實蓋
欲李翔無與互鄉相從尊尚先文之意云而時烈之

醜辱有甚於木川說則尊尚之意安在哉忍人之說
時烈謂金尚書益熙傷其弟益兼之死非出素定爲
宣擧所驅迫而死以宣擧爲殘忍薄行人拯痛而質
問則曰金不但曰忍人而已安有以同氣之舍生取
義爲被迫於人而反咎人者也此不但誣宣擧并與
益熙而誣之也拯又以書下之曰先妣自決之時先
人不在家中當時不肖齒已九矣至今追思歷歷如
昨金文於先人真有不但曰忍人之意是所之甚怨
之深也安有手登薦剡以欺其君時加存訊以欺其
心之理哉金文沒後幾年引播其說以爲詆誚不但

為不肖至恐門下盛德所損非細也時烈又答曰金之前後異觀非愚所敢知問諸水濱可也豈亦非復阿蒙之意耶夫俘奴忌人等僇辱在拯豈不痛迫而猶諉他人語則固不知告絶及其不但曰忌人問諸水濱之說出則其無倫悖理胡忌至此世采抵拯書曰尤翁只見吝於與善薄於故舊而已豈足以損幽光之萬一耶又抵林泳書曰忌人之說終不免爲齮齕魯文之歸又抵時烈書曰一擧辱人之兩親非門下盛德事夫世采之於時烈姻好交誼非不篤至而猶且索言如此則其不直時烈可知矣自此拯之於

時烈無事於絶而自絶矣然則所以相絶渠出於墓
文與撰書手設令拯之當初信服少無間然及其的
見本源之不是則所謂傳道授業者已歸脫空不待
末抄謬辱而其為師生已不可較論於父子之倫然
從遊數十年情誼既深則亦不當容易告絶此尹所
以甲子以前不廢問候而暨乎末抄謬辱兩親無所
不至則雖欲顧念舊誼苟全終始不可得矣朴泰輔
謂鄭桐溪之於仁弘恩義之篤殆所謂非教不知之
類而及其躬見奸賊挺身攻擊不小顧藉人莫有非
之者以此知師弟之際果不可與父子并論也今日

廷臣只知時烈尊拯可斥而說者曰必去爾父子之倫以從師弟之義則所謂三綱五常之理一切拋棄矣何其不至於禽獸夷狄之域哉己酉書所論乃一部辛酉書之大槩而心術呈露尤在於晩節則前書認爲氣質之病而後書專攻心術之慝也前後異觀豈拯之過乎所謂在門下一言之間者甲子時烈語窮於木川事乃曰俟百世公議而終無辨白之語拯復抵書曰若蒙門下平心舒究曲加哀憐則幽明受賜疑結俱釋在門下一言之間何有待百世之事乎云云夫墓文請改在戊午以前而其後七年絶口不復

言則指為請改墓文之語萬不干涉矣金昌集闖入
四字請改墓文頓變本旨指東打西其所用意巧且憯矣
有人於此有過失家人憂懼泣諫終不見從而一朝
為仇家所告陷於重辟人有惡其家人者從而尤之
曰汝之泣諫實啓仇家之告也雖至愚無知必不信
矣今彼輩之說何以異此時烈常蓄慍意將死忿言
至謂今番事由拯父子則致庢輩襲其餘沫益肆誣
悖亦何足誅乎為拯下誣者何嘗曰墓文有辱故絕
之也本源可疑故絕之也此不過渠輩亦知時烈辱
拯兩親之為大段醜悖故諱此一事置而不論專以

墓文擬書兩款自唱自和其亦可笑而不足卞也彼一
謂世道屢變禍機將迫則陰決自貳師門之計噫庚
申之際禍機初無兆眹而時烈位望隆重威權煒爀
小有厓異輙受齮齕使拯苟有計較禍福之心何暇
預憂未兆之禍而徑取立至之禍哉彼謂木川說之
非誣者乃許璜之生存也然此亦不成說若使當初
言根果出於璜則時烈之自明一璜足矣或誘於柳
或誘於李又引而自當何也且璜既時烈門徒則當
時烈左右推託何不一遭明言而含默十四年及今
時移事往之後使其子投疏則璜之受人意旨灼然

可知至於壽澤疏謂其祖萬增聽於益淵以證時烈言之不誣則有萬萬不然者益淵忍人之説在經亂之初則萬增時在襁褓何由省識若曰在稍長後則一邊所以忍人一邊薦之君父寧有是理所謂忍人者人理都喪大質已虧不當在許自新之列一被此目便作棄人若是而擬於阿蒙刮目則不倫甚矣所謂尹推作懷驪始末一通呈毒尤不忍言云此書既出推手則何干於其兄況推處義與兄自別於時烈元無顧藉之意隨意劄錄何禀於其兄哉此輩視拯如讎至訐揚其弟私記而又於泮中所懷拖引明村

雜錄羅良佐著農窩雜記推著有若拯托之以彰時烈之過
者然其所用意吁亦憯矣又曰緘口於斁倫之日噫
當己巳之變故初廢錮之際未有除名雖欲進言得
守及庚午除職後其疏云葵藿之忱不勝於悒不料
聖世乃見此事閱月逾時寢食俱忘居常忽忽有若
喪性草莽賤蟄不敢越分曾無一言少效愚衷臣道
虧矣人理絶矣詳其疏意可見拯苦心忠懇矣昌集
劄曰杜舉之事何如而無忘在莒其可借喩之於康
王之言不悖而所謂刺謬其真斥鐫守噫杜舉之喩
不過警君之意 殿下試問昌集曰灘浪二字出處

如何而用背壺闈其為可忌視杜舉孰重云爾則昌
集必不忍為此說矣申琫疏云乙未日記曰尹希仲答書云北師渡江康王實在軍前云云以余江都之嫌當有所諱處余實陷賊人也江都事以他人言之則不可余則嘗日同患難之人言之何害康王以孝廟比宋高宗同患難謂身與孝廟同胡亂地宣舉與友約死不死逼殺其妻竊名為奴以忍辱偷生之人欲比孝廟至謂避忌同患難云云也 蓋出賊鑴之口而金
尚憲祭兄文事同青城一句是已夫以尚憲之賢未
嘗忌諱則今以不斥鑴言為罪案其果成說乎夫在
莒之厄河北之難當為桓公光武而言之不當為孝
公明帝而言之此理甚明非所謂當今日敢言者耶
夫以江都事為忌諱不但鑴說一時過慎者不免如

是故拯一例斥之謂與余意剌謬云者正以為他人則以提起江都事為挨逼　聖祖而拯則無挨逼也且時烈抵宣擧書云無忘江都四字看來勝似十年啓沃之功第未知渡漢意思能如湖海時否觀其語意蓋以不忘在莒之意看作告君第一義則鐫之上令勿言時烈之慮其不言其意雖異其以為嫌則一也今若以剌謬為斥鐫不嚴而罪宣擧則時烈之意其有嫌而猶欲其盡言者將何以加其罪乎夫今日尊時烈者則曰法朱子也明大義也忠　孝廟也其所斥宣擧者則曰背朱子也毀大義也推己累也噫

時烈所以法朱子者以便其假冒之計者誠有之矣
向者丁卯自　上索　孝廟御札時烈謂　御札在
權尚夏家令史官遠往取去時儒臣李徵明規其事
體未安李選金壽恒亦駭歎時烈抵人書曰擇之選字
恒相亦不見諒此雖老耄常談朱子書亦豈無所見
噫時烈自謂談朱子而有所見則一種無識之輩孰
不為然而臣未知朱子擅役王人見於何書耶時烈
於　孝廟自比朱子之於宋孝宗方撰　孝廟挽章
欲步朱子阜陵挽韻倩詩於金益廉及其宇宙懷深
耻風塵有暗傷之句膾炙一世則自稱為得意句筆

之詩集中時烈於 孝廟何等契遇而倩人題挽已
極不誠掠美自誇言之無怍朱子之挽宋孝宗亦果
有近似於此事者耶癸丑間因 陵寢事時論歸咎
於時烈時烈抵書于時相金壽興以自明其書頭全
用朱子抵李誠父書句語曰庚子 上親審時補鋪
隙不改封竇出 聖斷而今無自反意全非諸臣又
曰庚子後以違豫廢展 陵逐年幸溫泉不能無疑
亦未聞自反辞恐歉於 聖德也庚子後若親審豈
有今日事論者謂如用水原寧有此事此果由卜地
不審則臣雖萬戮實所甘心當初 上以弘濟洞為

遠而不用雖　寧陵之近不能展謁則何異於弘濟
洞未知朱子之議山陵果有如此辞氣耶噫尊周誠
大義也雪復誠大計也苟使實心做去見諸行事則
雖時有不幸事卒無成誰敢有指疑哉時烈強為大
談專務虛聲得君十年了無設施之可見此宣舉所
以勉之以先實後聲也渠輩所藉重誇詡者獨對說
話而臣謂獨對適足以露時烈本色也　孝廟己亥
三月引見諸臣將罷之際　命時烈獨留屏人密詢雪
復大計時　聖心虛佇思聞至論此時烈千載一時
而乃先言武侯無成繼陳覆亡可憂　聖意以大義

旣明覆亡何憂爲教則始以修己刑家四字塞責復
以從祀五賢爲言又詢治兵之策則不過以御營保
人爲良法又拖引姜庶人金弘郁寃死纏纏陳說而
不復槪見於修攘之謨竟日前席如是而止修己二
字朝晝廈氈所熟講則密詢所願聞者止此一語耶
此政由時烈於雪復之策元無實做之意故卒然承
聞茫不知所對而然也若是而謂之明大義人誰信
之嗚呼 孝廟十年薪膽大志未伸中途薨殂志士
忠臣莫不茹痛而如時烈蒙 恩特深受任最隆則
萬緣 嗣王勉卒大業此其職分而乃曰我不受永

安之詔不待 大葬徑出國門宋浚吉訝其太速挽
止甚勤宣擧移書責之曰不可以幽堂一誌報答
先王莫如明 先王所欲設施者出告入諷上下皆
不應然後決意而歸未晩也向使昭烈惟幾之日未
下託孤之詔則孔明其可諉於不受末命而遂懈盡
瘁之誠乎方 孝廟眷遇之日自比魚水之契而及
至賓天之後頓忘忠報之義若是而謂之忠 孝廟
臣未知其何說也致厓輩崇奬時烈者其謬妄如右
而誣宣擧者亦多此類所謂背朱子者因時烈黨鑴
之誣而世乘謂其學有得於朱子專主躬行者豈不

信而可徵耶惡大義云者宣擧每以先聲後實爲戒此固時烈之所大惡而其徒深嫉此書一出時烈之誠僞立見以爲誣衊宣擧而後方可救拔時烈故遂以責實效之語翻作惡大義之案丁酉書云今日急務不若於設施上着實措畫如朱子所謂定爲幾年之規使上下曉然知如此然後兵可強讎可復耻可雪又云訥言敏行不惟學文爲然爲國之道亦當如此讀陳已陳之言強明已明之義無一毫見諸行事之實則不幾於有目而無足乎前後規箴無非誠心匡救要使大義不歸於空言則反謂之惡大義可乎

如掩累云者時烈亦嘗以宣擧之江都比之文山之五坡而至以三學士同傳許之以潔身不汚則可見宣擧初無一分疵累而以宣擧之痛其不死引咎太過至於後來之逞憾搆揑反謂之掩累此亦出於誣罔也宣擧矢心自廢前後除拜一不應命深以偃蹇為罪自稱死罪臣若以江都事稱死罪則何不稱於初疏而始發於後疏乎拯之荅人書謂死罪之稱非以江都事者據實言之彼輩之謂掩累不足卞也丁丑之亂時烈亦在南城圍中嘗以短刀条繩自隨以示必死之義及夫城下不踐其言其後宋浚吉貽書

切責則時烈曲為分疏自言無當死之義浚吉復書
曰其時在城之人無致死之義則金鄭兩爺之事為
不中而其不死非不幸寧有是理云云由是觀之時
烈始為大言終未辨節而乃又別設道理以為自解
此已出於護前之意且時烈勘定浚吉文集而刪去
其書噫不死南漢是時烈大累而掩護一至於此此
無他時烈每以節義自居惡人議己而故沒其事惟
恐傳後則所謂掩累正為時烈道也而釁生兩宋之
門箋簡之書始發刀繩之說騰傳浚吉門人道文則
致疑所謂一時猶可掩百世不可掩者正為時烈道

也時烈名為法朱子而實則假借而已名為忠　孝
廟而實則虛僞而已至於異諸己者謂之背朱子攻
其短者謂之誣聖德其徒和應如出一口若此不已
竊恐朱子之道不尊　孝廟之志不白而其流之弊
將至聖賢心法春秋大義壞亂無餘豈不痛惋哉所
謂家禮源流事執為話柄者專在集解而金純行疏
曰鄭瀁家家禮集解俞棨所編是源流初本源流篇
末有王朝禮集解則無王朝禮集解之為源流初本
而集解之改名源流據此可知云當初相基只就山
泉互書之本欲分主客強為立綱分目皆我祖筆之

說而首尾互寫之蹟終不可掩則又刱出集解之說謂棨林川謫居時所編有若真有初本之名集解者然前後二本宜有詳畧而無一字加減何也以互寫之本歸之於後來傳謄果如其說則何不早提集解為證於屢書往復之際及至理屈之後始乃突然創出耶宣擧撰俞棨行狀以源流為山泉所編而林川所編只擧麗史提綱此若爽實棨子命胤何不據實請改而存之不疑耶噫歷觀前古任師道者未有如時烈之病敗則其在門人固無事於苦口切諫此則師生之常也若拯不幸以時烈為師所遭之變前古

所無今乃徒以事未前聞直斷罪死之案則是何異
於青逢干之死諫曰曷不爲稷卨之都俞也聖人以
師生并列於君臣父子之倫者正爲非教不知者道
耳程子服制之論有三年朞年九月三月之差則師
生之名雖同恩義輕重致有等級固自可見矣時輩
所以搆揑甚至於小說瑣談僞文贋札隨意造作私
相傳布誑惑一時聽聞眩亂後人耳目如鬼如蜮莫
測端倪其亦巧密慘毒之甚矣

丁酉奏事

丁酉七月十九日 上眼患受鍼謂諸臣曰唐太宗

末年病篤不有變通事乎左相李頤命曰古史猝未
記得而我朝 世宗寢疾 文宗出御別殿叅決庶
政既而 上命頤命獨對頤命既入侍承旨南道揆
注書李倚天記注官金紀迪記事官權禰至漸仁門
不得入頤命獨對說話不載日記故不傳於世或傳
上下教時頤命諦視 世子來立楹外遂對曰春宮
賢明豈容他慮 上遽命頤命出曰體國大臣豈如
此乎良久始命承史入來仍召諸大臣判府事徐宗
泰趙相愚金宇杭命招不進李濡金昌集入侍 上
曰眼患愈甚除非大變通何可調保一身措管庶務

昌集曰臣畧聞左相入侍時　聖教此非人君容易
出言者臣等固當死爭矣　春宮盛壯宜令常侍左右
叅決庶事此外無他道也濡曰乙酉欲傳禪時臣謂
世子在傍叅決則爲　聖躬調養之方此外無他道
也　上曰左相已悉予意如可傳禪眼患未甚之前
豈不爲之今雖欲傳禪勢不可行矣國事到此罔涯
矣昌集頤命曰　世子英明未聞有失德若使　春宮叅
決臣等協輔聽政有何不可古今國家亂亡皆由於
此　聖教至此非　國家之福也濡曰乙酉　聖候若
此何不令聽政於是　上依國朝及唐時故事使世

子聽政副提學李宜顯應教魚有龜尹鳳朝校理洪
啓迪金在魯等劄陳 世子聽政 宗社之慶而 上有
未安之教云語言翻傳聽聞駭惑願還收輕遽辭旨
毋載日記 上從之掌令趙鳴謙疏論左相獨對承
史不入宜加譴責以懲溺職尹趾完疏陳 春宮令叅
夙著豈意今日乃有此事老臣淺見宜令 世子常侍
左右叅視政事至於聽政徐議未晚也獨對一事不
免上下交失 殿下安可以相國爲私人大臣亦何
可以具瞻之位爲人主私臣也宜中外之驚惑也八
月嶺伯權𢢜啓陳左右道監試儒生以大臣肆然獨

對發通文罷試抗疏云云獻納郭萬績疏陳書曰終
受于文祖此為告攝而謂受終者以重舜之擧也今
日之擧雖出代勞裁决庶務無非代攝君事迄無告
攝之儀豈非失禮之大者乎臣謂虔告 太廟須教
中外不可已也臣伏覩 春宮疏批有處分正而是非
明等教近日事懷尼初非係關國家存亡不過私家爭
下之端則元非人君參涉主張之事而終乃推而上
之於朝廷是非互換取捨無常至逅削尹拯使作一
世大風波 殿下惟當公聽并觀務為調制歸於蕩
平反以私場互鬨之事為今日貽燕第一義恐有歉

於祖宗繼述之道也又曰獨對一事中外疑惑故老相瀝血封章而 殿下乃加以不韙之目 殿下若不昭揭筵說明示悔悟則臣恐影跡之愈多而左相雖有貫日之忠終為暗昧之歸老臣雖被壞亂之責終不失忠直之名也因備局回啓 世子聽政後告社稷 宗廟須教玉堂沈宅賢洪啓迪尹陽來製祭文大提學宋相琦製教文 趾完以領府事在郊外聞顧命獨對舁疾入京疏論顧命於是顧命再疏辭 上答趾完疏有未安之意副修撰洪萬迪上疏 上以傾陷朝廷誣詆左相羸豕蹢躅之漸不可不防施以削

黜諸臣繼論命竄萬迪蔚山府慶尚左道儒生金升
國等七千餘人（入京五十五人）右道儒生黃鍾準等五千餘
人（入京三十八人）疏論獨對之非 命勿捧入湖南進士羅丰
徽等亦灦命之獨對獎詆完之舁疾危忠令勿捧入
○王世子再疏 上優批二十五日備忘記曰昨筵
教豈有他哉不過以慈愛之心使 春宮益加勉勵之
意而已今依國朝故事聽政有 命從今以往可以從
容調息而事務無滯舉措得宜羣情胥悅予復何憂
中外臣庶咸知予意 王世子聽政節目左議政李
灦命諳賓廳磨鍊以入領相金昌集 命招不進八月

初一日 王世子出坐時敏堂受百官朝參禮曹上
聽政儀處所以時敏堂坐向依歷代及本朝前例西
向初聽政時朝參一次常參間間為之羣臣拜禮依
世宗朝所定一品以下再拜庭下 世子不答惟宗室
伯叔及師傅先陞堂再拜 世子答拜又以禮官所稟
大臣與師傅先陞堂再拜賓客朝賀時拜庭下書筵
時依舊例行之祭享依 世宗朝所定 宗廟 山陵
世子代行一依 親祭例而祝文則依攝行儀以謹
遣書賓廳日次大臣備堂入對於時敏堂承旨翰注
如例進參春坊官并兼春秋政務依 世宗朝用人

用兵刑人親斷其餘庶務皆啓 世子裁決凡上章三
司啓劄藩臣狀聞各司啓辭皆上 東宮其中事係重
大有難自決者稟裁 上前疏啓所論諸条中有用
人用兵刑人等事拈出別出書入凡內外大小官遞
罷并為入啓兩銓除拜大小官遞改禁府刑曹大辟
處决兵曹京外軍上番習操歳抄宿衛遞代軍額者
訖宮都城門開閉等事并入啓出納教令依 世宗
朝例自聽政日 世子命令承政院主之下教稱 下令
傳旨稱 徽旨啓依允改以達依準啓辭稱達辭狀
啓稱狀達啓本稱申本啓目稱申目上疏稱上書百

拜改以再拜凡文書入達擧行之事政院每月朔望

抄錄啓聞朝賀等儀注令禮曹憑據 世宗朝所定

參酌古今作為新式儀仗及宿衛比常時加數